

聊
斋
故
事
选

小
谢

改编 杨根相 绘画 卢天苏 荆开亮



海不扬波扫描 制作



小 谢

原著 蒲松龄

改编 杨根相

绘画 卢天苏

邢开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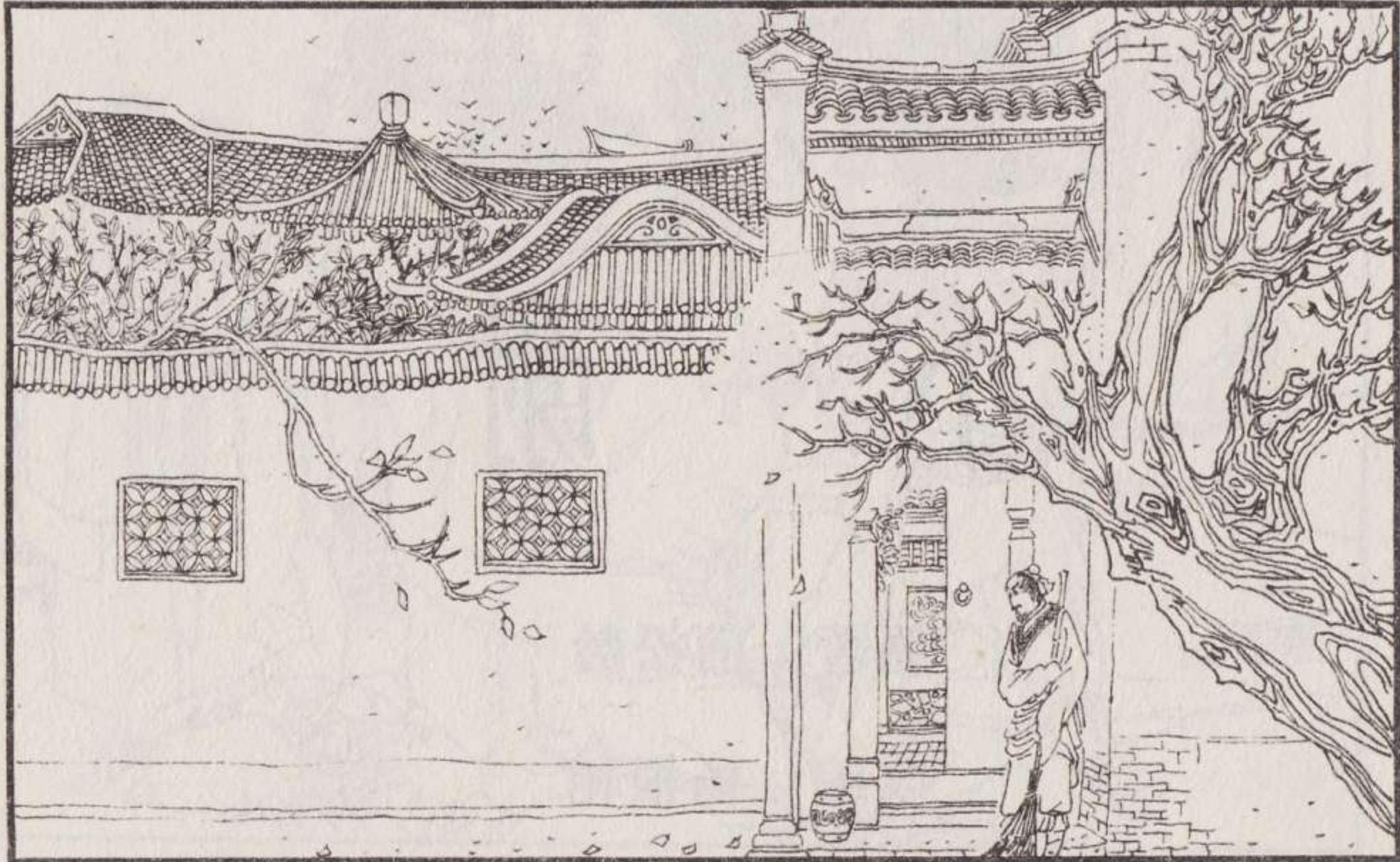
杨海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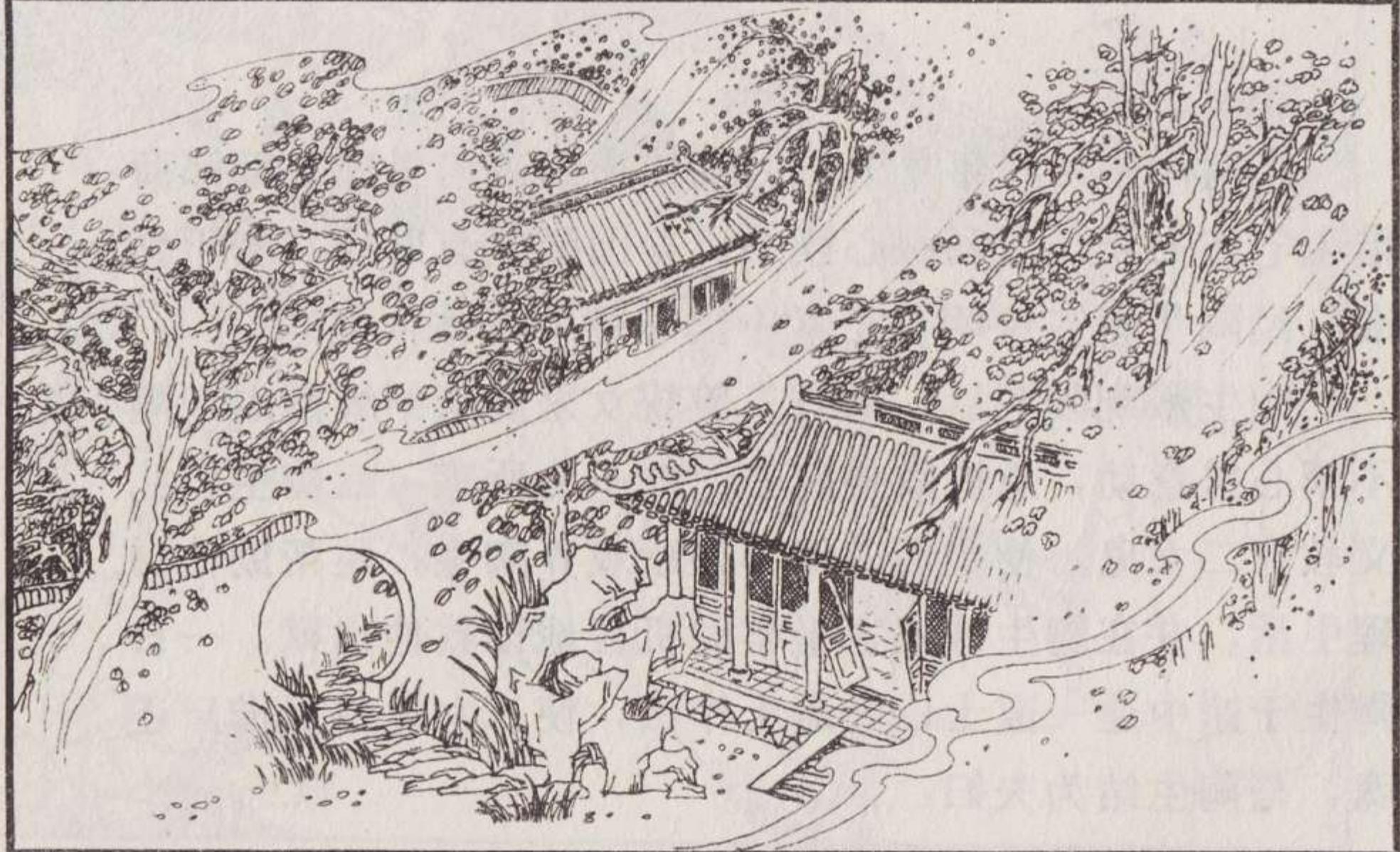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渭南陶生，一年夏天，因气候炎热，向里中姜部郎商借废宅作书斋，以利潜心读书。姜因废宅有鬼怪，初不允准，经陶生再三说明自己素不信鬼神，方才依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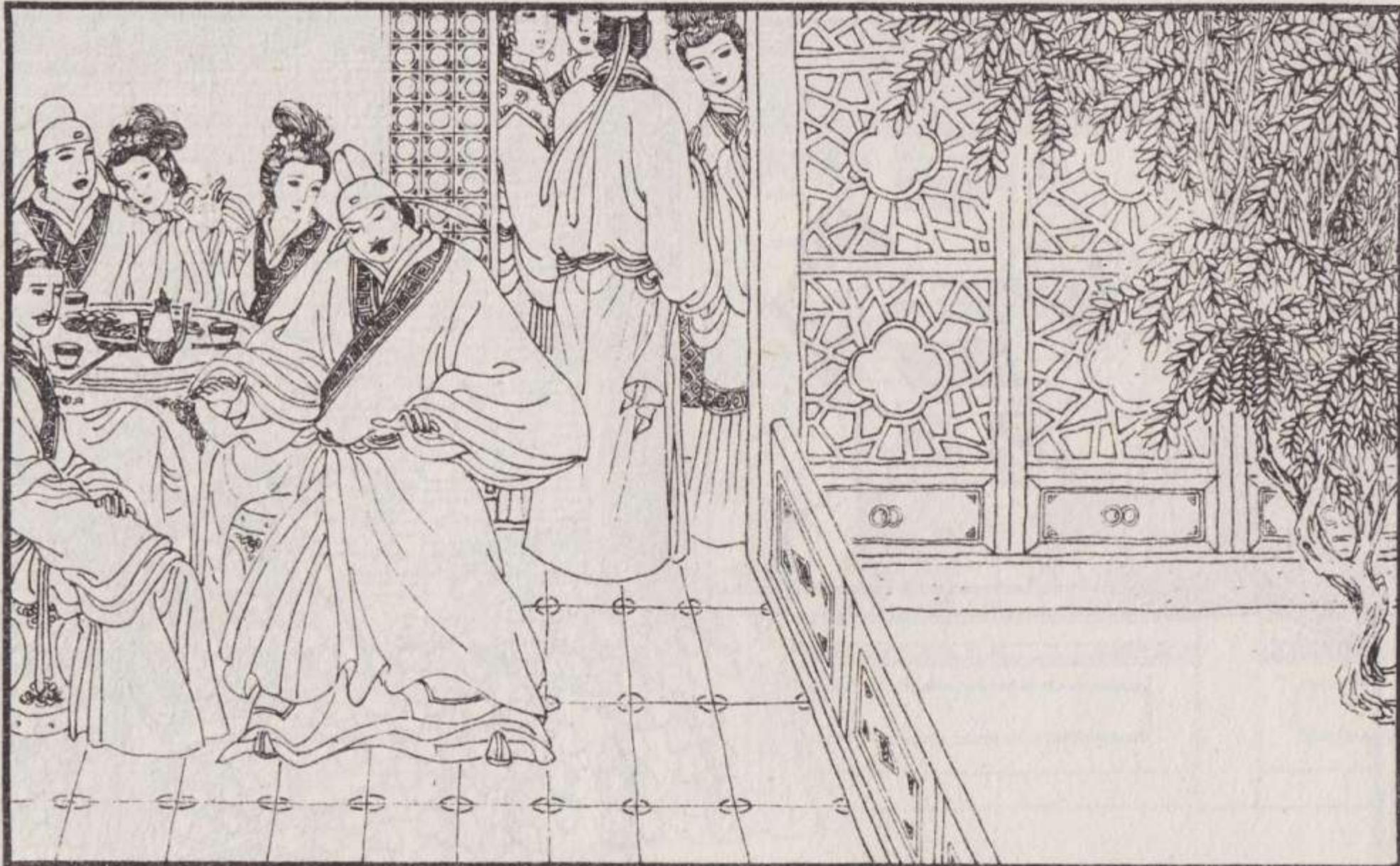
陶生搬到废宅后，果有二美貌女鬼前来纠缠挑逗，陶不禁心摇意动，急忙敛神收心，方不为所感。后陶生以礼仪教育二女鬼，使她们非但不蛊惑戏弄陶生，还帮助他料理生活，并在陶生被陷害坐牢时机智地拯救他出狱。一日陶生于途中逢一道士，经道士作法，使二女鬼得以借尸还魂，与陶生结为夫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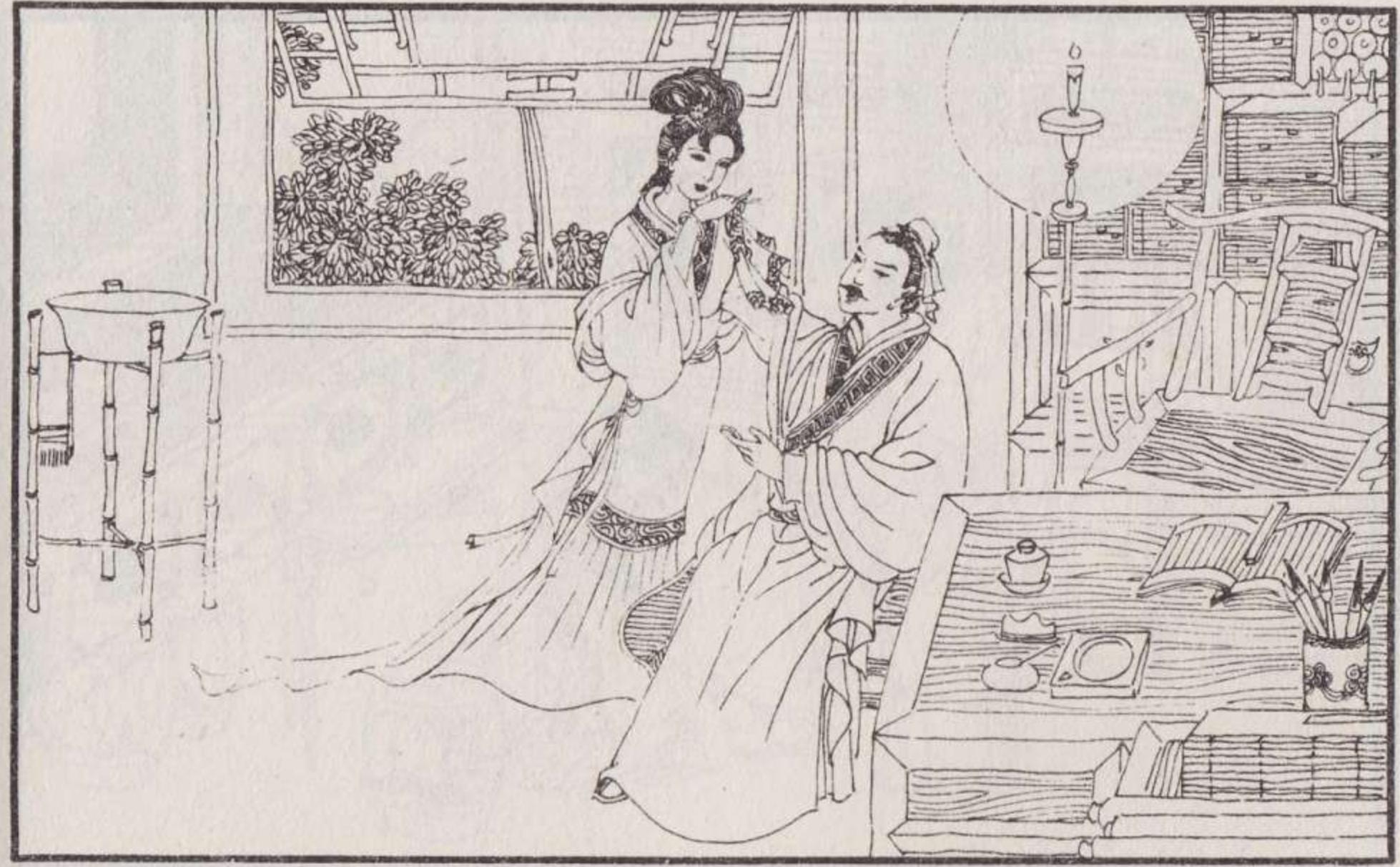
(1) 陕西渭南姜部郎宅第里，经常闹鬼，搞得一家人不得安宁。姜部郎无奈，只好把家搬走，留下一个老人看守。



(2) 过了几天，那个老家人突然死了。后来又换了几个人，也都莫名其妙地相继死去。大家都吓坏了，没有人再敢去看守。姜部郎无法，只得废弃了那所宅第。



(3) 里中有个陶生，名叫望三，风流倜傥，喜欢狎妓，但从不与妓女发生关系。每与朋友同去妓院中玩乐，当吃酒吃到差不多要醉时，就起身离去。



(4) 朋友们知道他这个脾气，有次故意差一个妓女半夜里去敲陶生的门。陶生也不拒绝，笑着放她进来。那妓女娇声莺语，做出许多媚态，百般挑逗陶生。陶生只与她说说笑笑地逗乐，坚持不乱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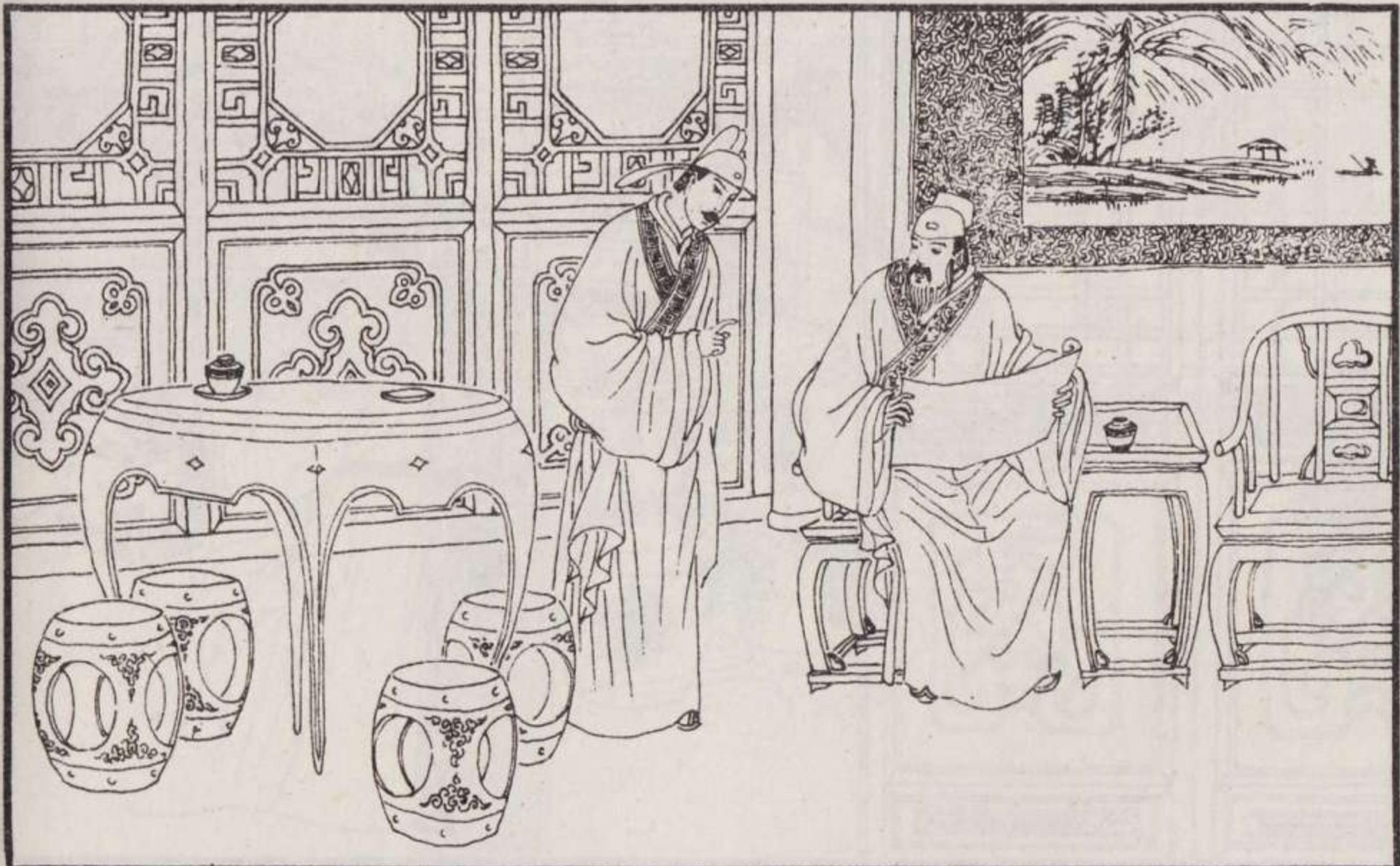
(5) 陶生曾经在姜部郎家借宿过，姜家有个婢女见他长得风流漂亮，心里很爱慕。一天夜里，那婢女来到陶生房里，卖弄风情，挑逗陶生。陶生严词将她拒绝了。



(6) 不想在那婢女调戏陶生时，被另外一个仆人看到了，后来那仆人报告了主人，姜部郎一面责罚那婢女，同时对陶生格外器重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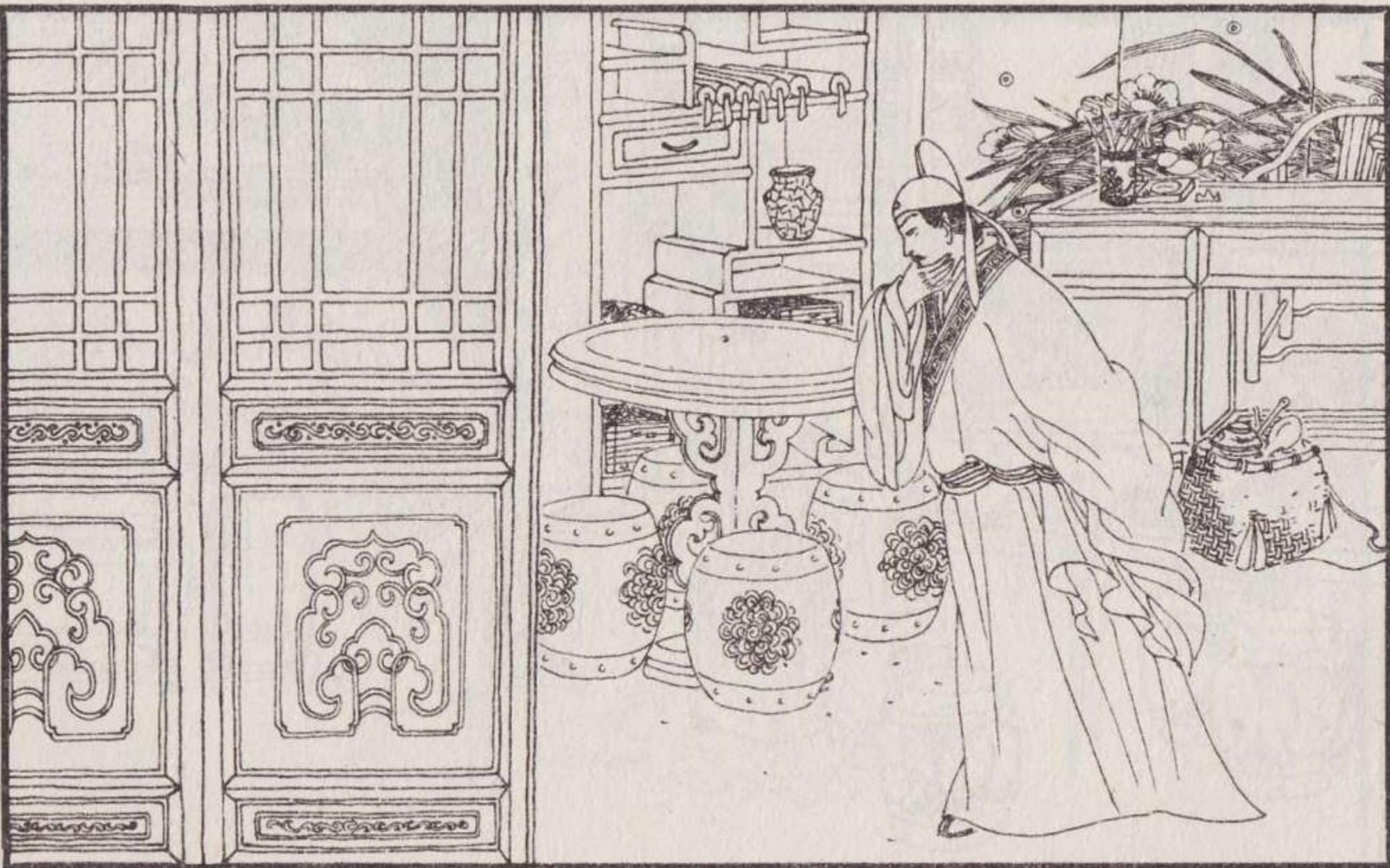
(7) 陶生家境甚贫，且又死了妻子。家里只有几间茅屋，一年夏天，天气特别炎热，陶生实在吃不消，便与姜部郎商量，要借那所废宅读书。姜部郎因那废宅里有鬼怪，没有答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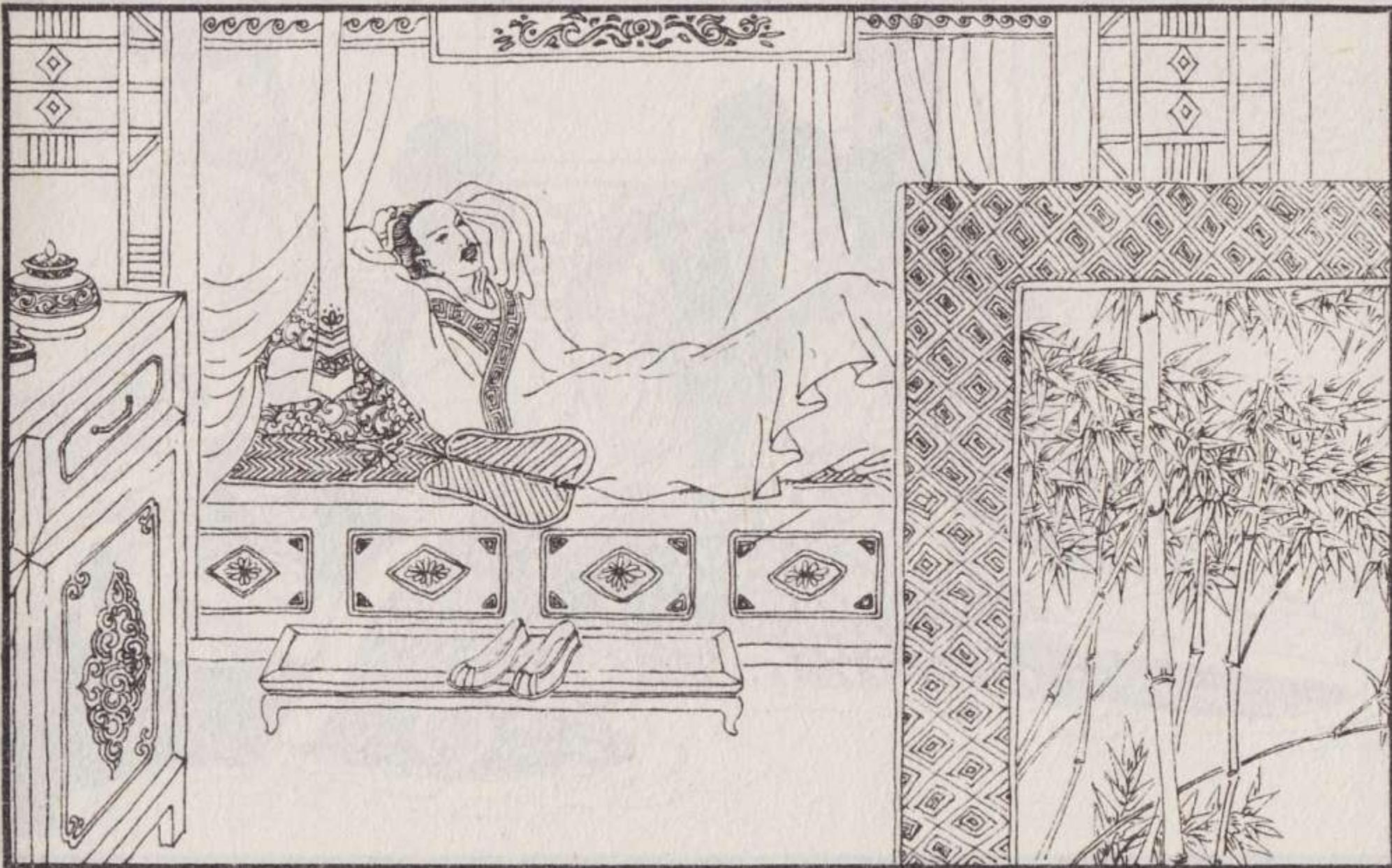
(8) 陶生从来不相信鬼神，便写了一篇《续无鬼论》，呈献给姜部郎，并且说：“即使真的有鬼，鬼又能把我怎么样？”姜部郎因他态度坚决，方答应借给他。



(9) 第二天，陶生一清早起来，便来废宅打扫厅堂，清除尘埃，铺床设榻，直忙了一天，到近黄昏时才回家去把书籍搬来，放在书桌上。



(10) 接着，陶生又回家去搬运锅碗瓢盆等炊具。等他再回到废宅的厅堂时，只见放在书桌上的书都没有了。



(11) 陶生心里好生奇怪，便仰面躺在床上，屏息凝气，静观变化。



(12) 大约有一顿饭的工夫，忽听有脚步声，斜眼一望，只见有两个女子从房里出来，手里捧着他刚丢失的书，仍放到书桌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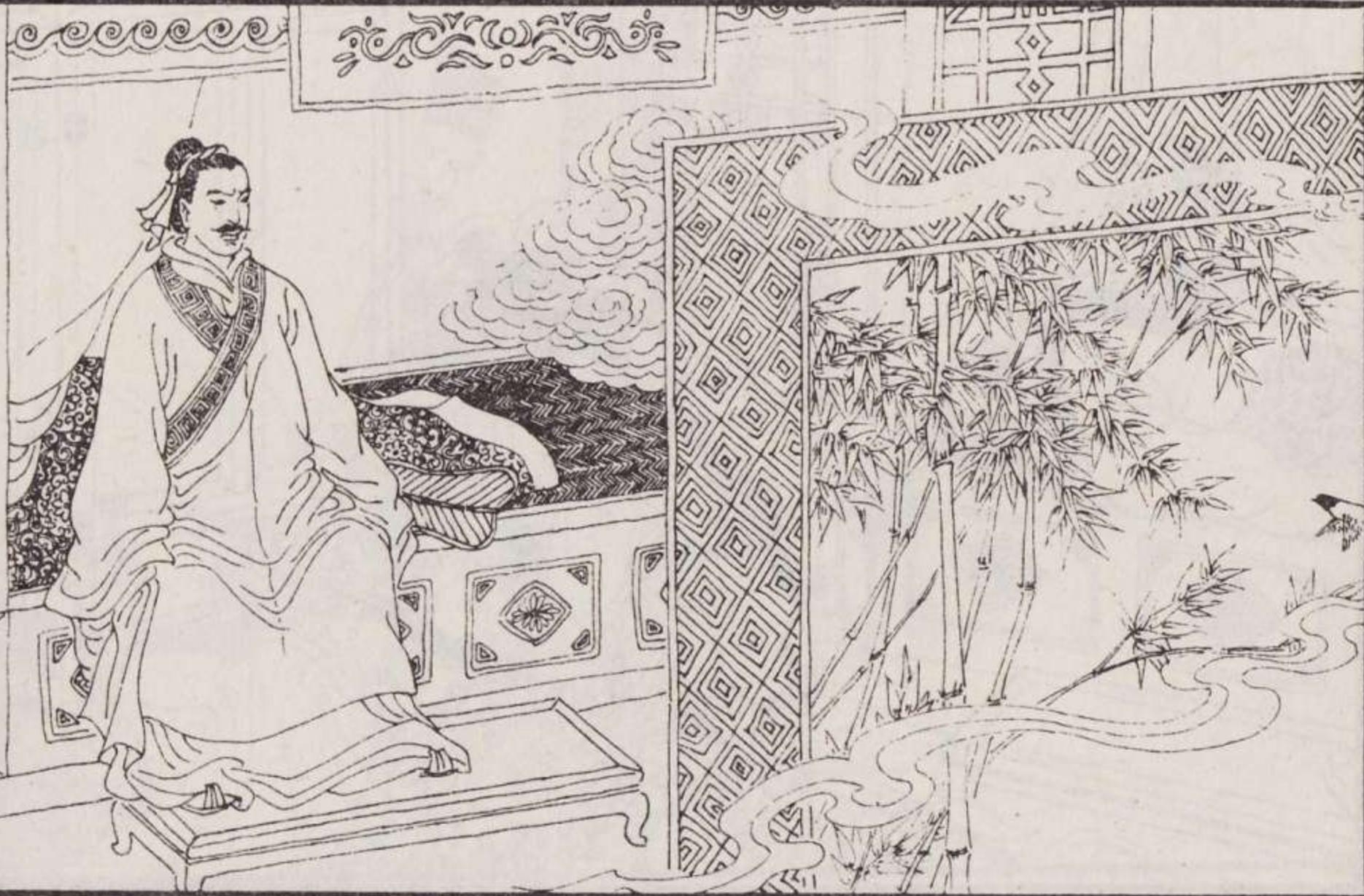
(13) 那两个女子长得都很漂亮，一个约二十岁，一个不过十七八岁。两人迟迟疑疑走到床前，互相看看，抿着嘴笑。陶生装做没有看见，一动也不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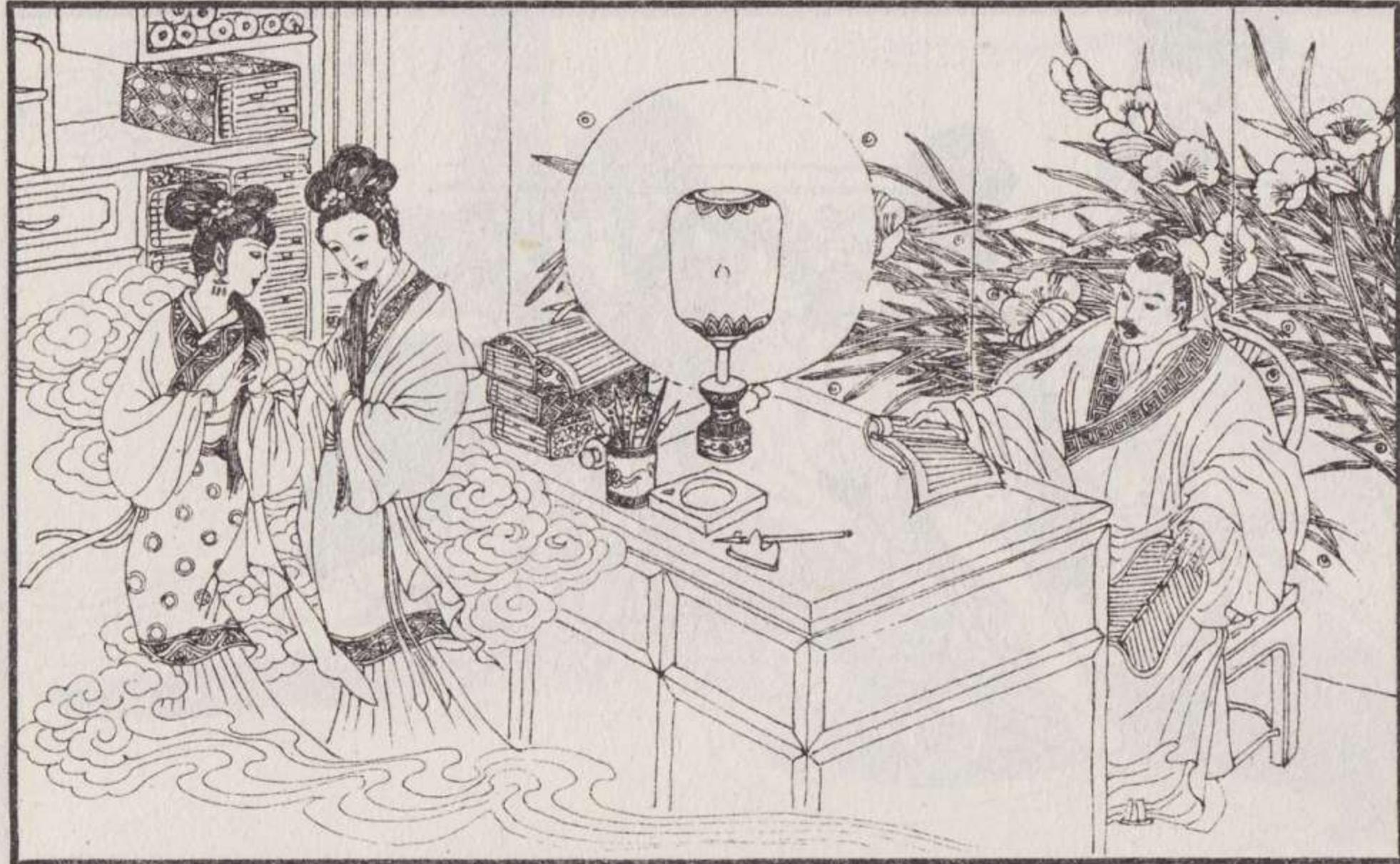
(14) 年纪大的一个翘起一只脚轻轻踹陶生的小腹，小的一个掩着嘴窃窃地笑。陶生被她们逗弄得心动神摇，几乎控制不住自己，便急忙端正思想，排除杂念，终于没有去理睬她们。



(15) 那女子又俯身下去，用左手捋陶生的胡子，右手轻轻地批他的面颊，发出轻微的“啪啪”声。年小的一个笑得更厉害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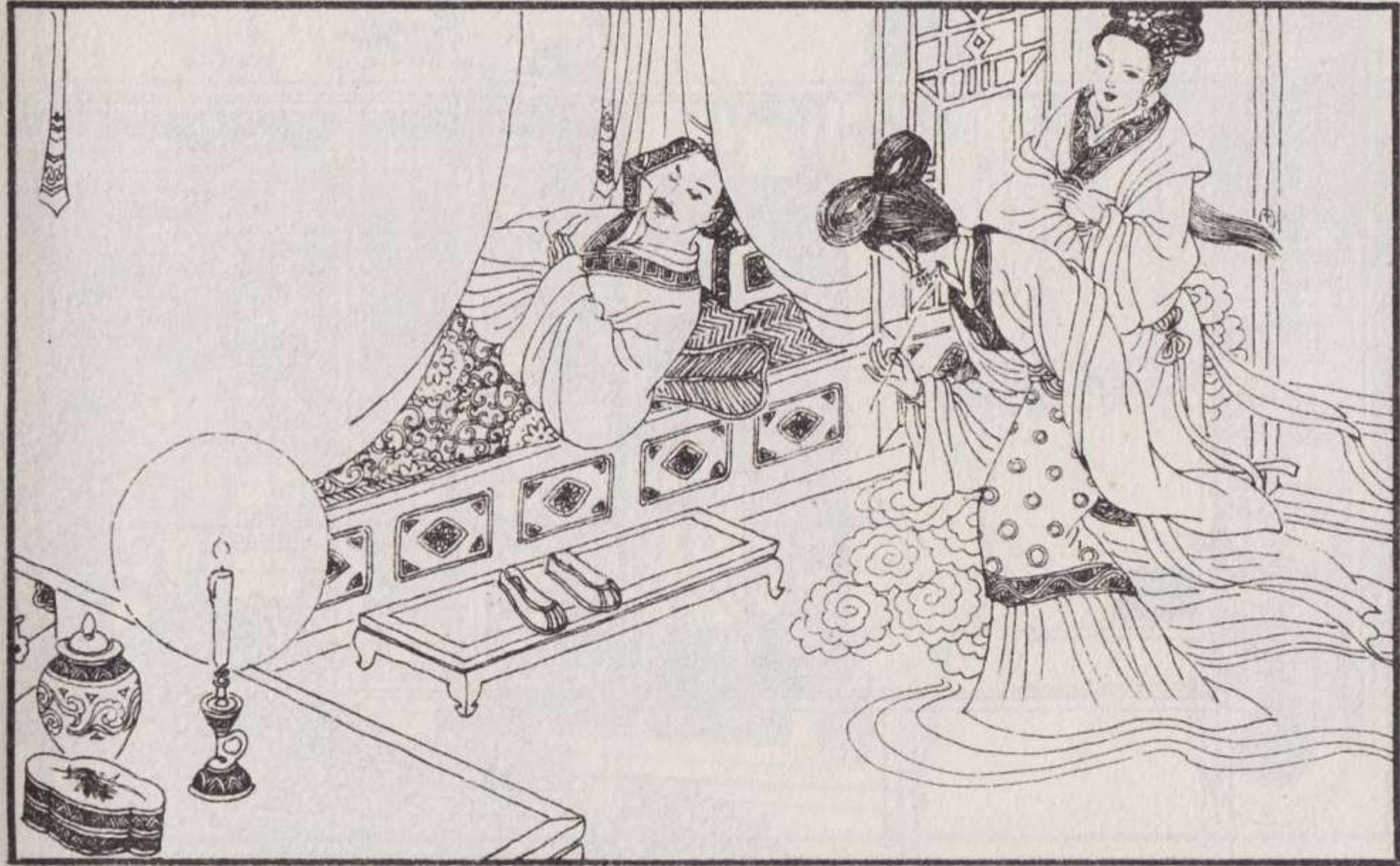
(16) 陶生突然坐起来，骂道：“哪里来的鬼物，怎敢戏弄我？”两个女子一见，吓得连忙逃走。



(17) 陶生担心夜里受她们纠缠，想搬回家去，又想到自己说过的话，怕被人耻笑，便挑灯夜读，坐待天明。黑暗中鬼影忽隐忽现，陶生只当没看见，自顾读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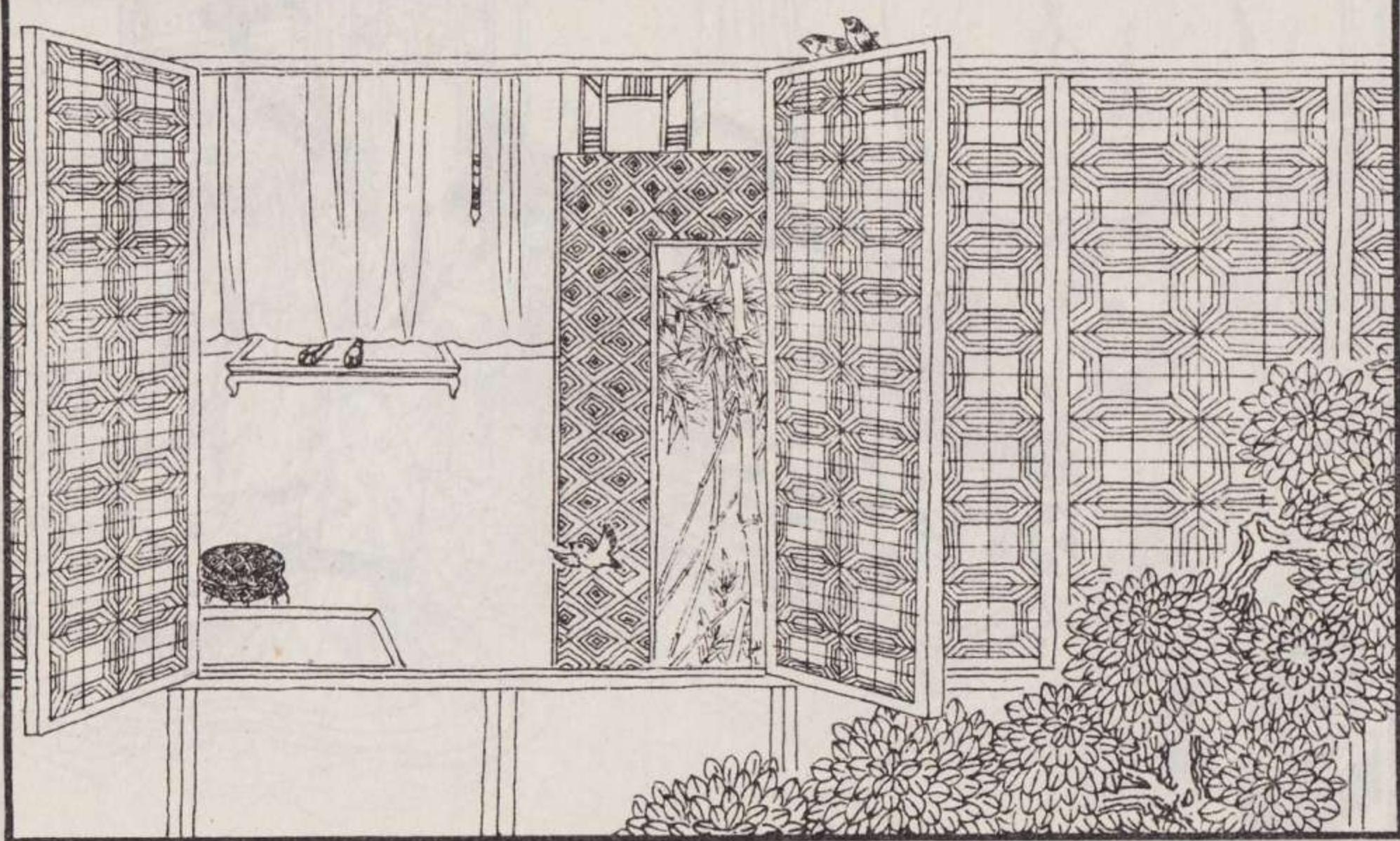
(18) 陶生忙了一天，到了后半夜，实在熬不住困倦，便点了烛准备睡觉。刚闭上眼睛，就觉得有人用细小的东西捅自己的鼻子，不觉打了一个喷嚏，就听得黑暗处有窃窃的笑声。



(19) 陶生不响，装作睡着，看他们怎么样。一会儿，就见那年小的女子用纸搓成细股，俯伏着身子，轻手轻脚走到床前，陶生突然坐起来呵叱，那女子飘然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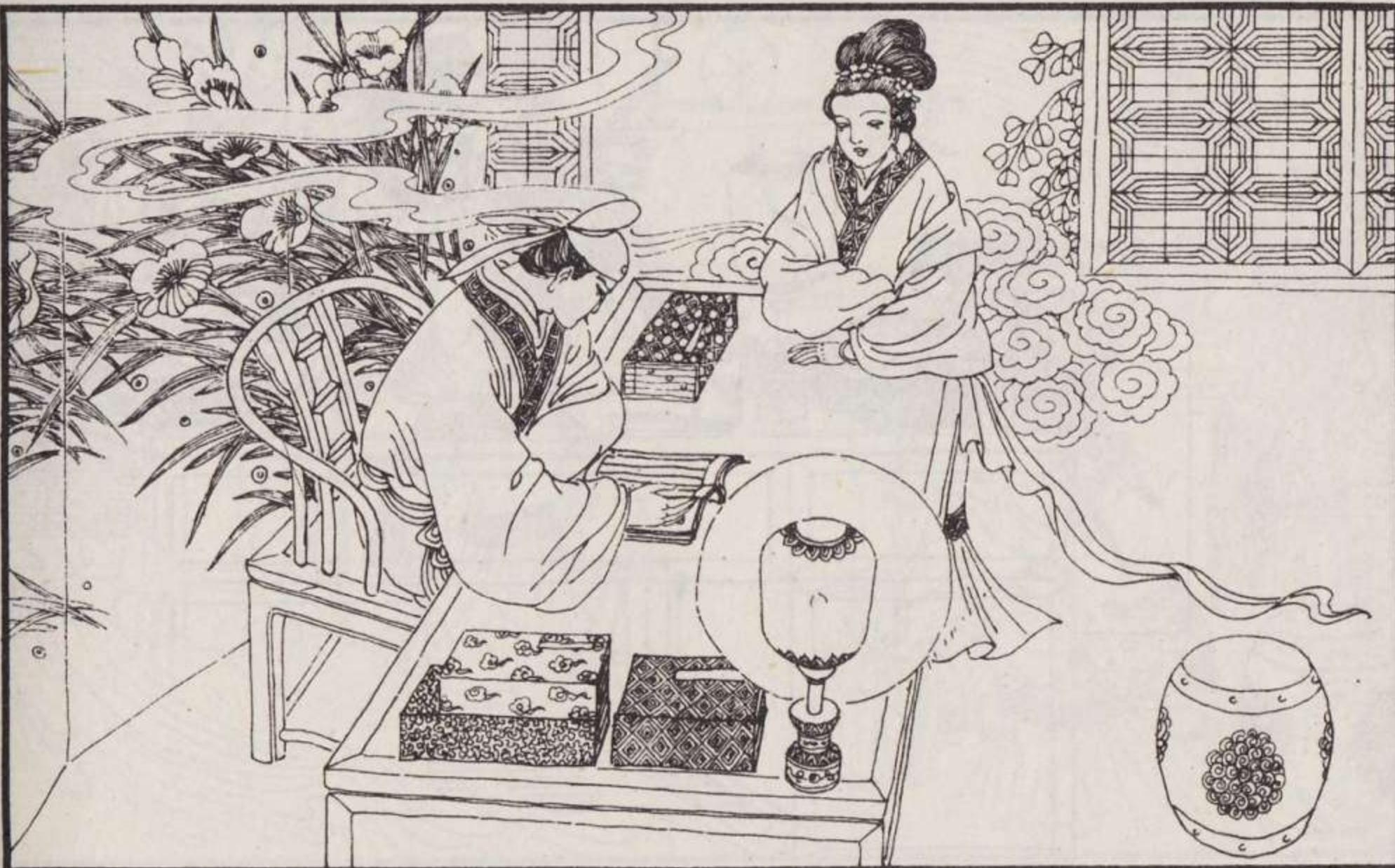
(20) 陶生既睡，那女子又来捅他的耳朵，一夜不得安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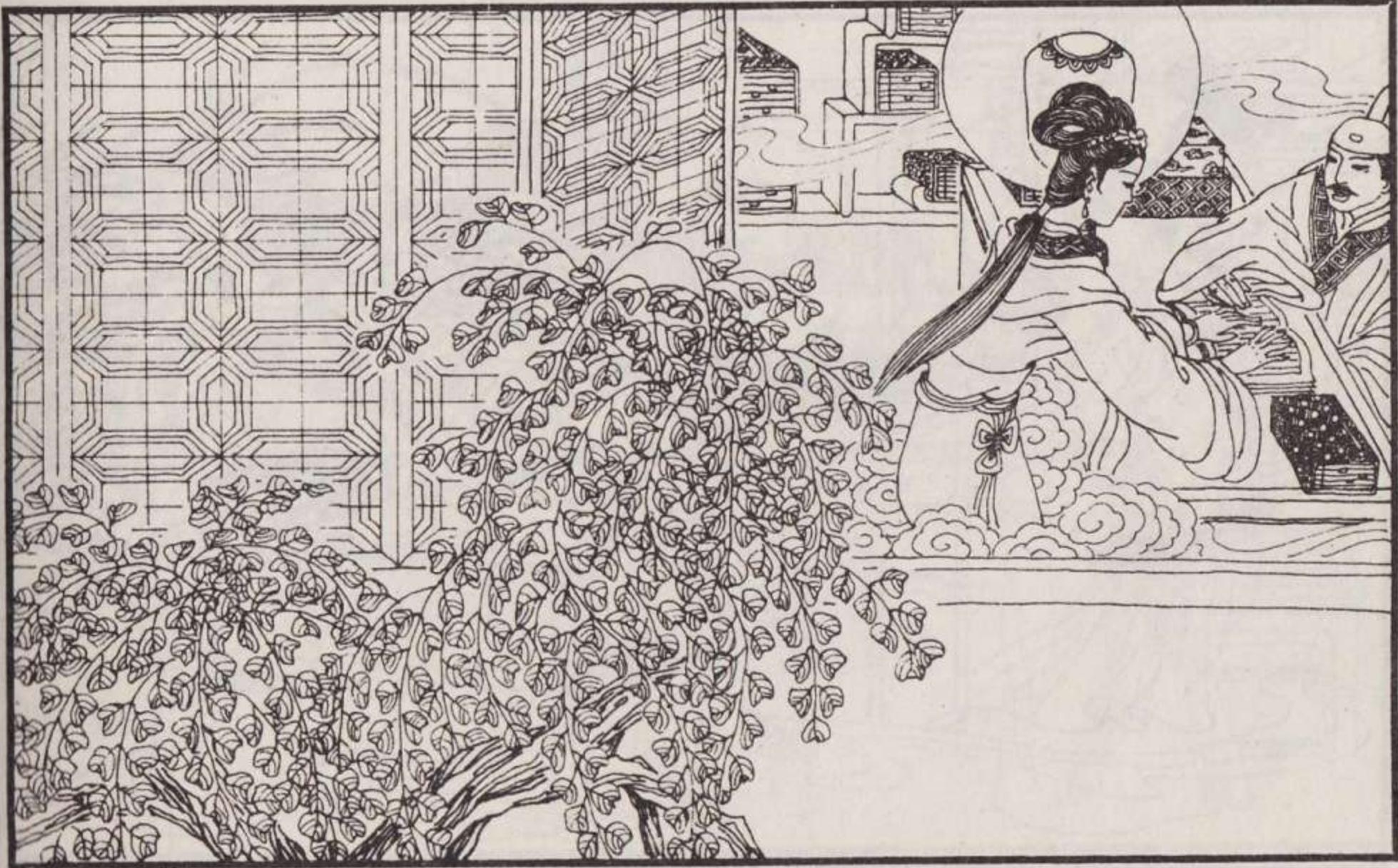
(21) 直到鸡鸣，才寂静无声，陶生方开始安睡，一天没有看见什么，也未听到什么。



(22) 日落以后，那两个女子恍惚又出现了。陶生决定通宵不眠，便拿来一些粮食，准备煮点粥，以备夜里肚子饿时充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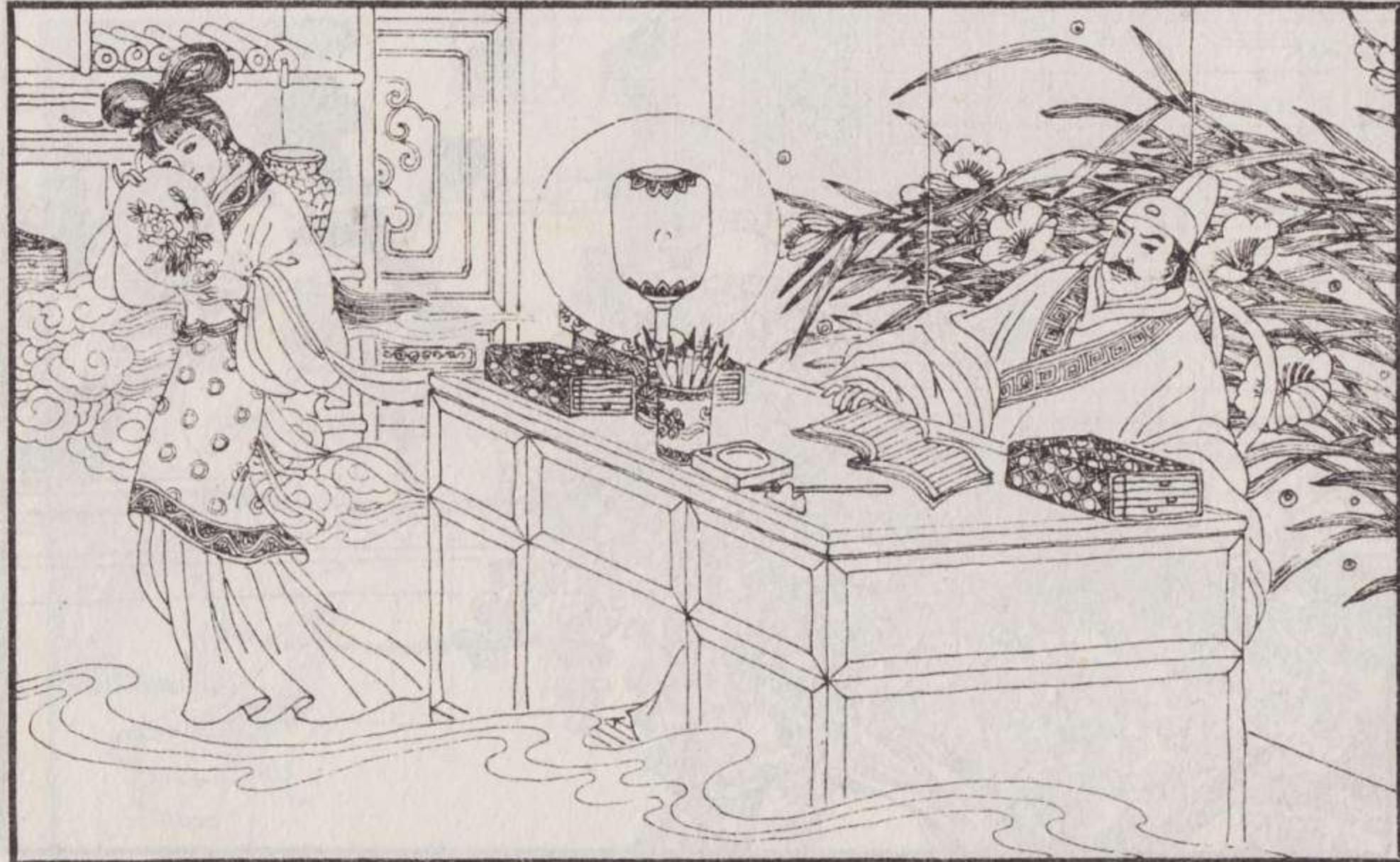
(23) 接着，陶生便伏案读书。那年长的便慢慢走过来，
伏在桌上，看陶生读书。



(24) 不久，那女子用双手掩住陶生的书，不让他读。陶生怒起，伸手去捉，那女子飘然离去。一会儿，又伸手来掩书。



(25) 陶生用手按住书读。那年小的女子又偷偷走到背后，用双手蒙住陶生的眼睛。



(26) 不等陶生伸手来抓，那女子便放开手，立得远远的，看着陶生笑。陶生指着她骂道：“小鬼头，捉住了都杀掉！”那女子却又不怕。



(27) 陶生戏笑道：“男女房事，我都不懂，你们纠缠我毫无用处。”二女微微笑了一笑，转身走到灶前，劈柴淘米，为陶生煮粥。陶生望着二人鼓励道：“你们做这些事不是比傻顽更好吗？”



(28) 一会儿，粥煮好了，二人争着将碗筷和杓子放到桌上。陶生道：“多承二位侍奉，不知该怎样报答你们？”



(29) 女子笑道：“粥里掺了毒药的啊！”陶生道：“我与你们素无怨仇，何至于要害我呢。”吃完了一碗，二女争着帮他再盛。陶生看着很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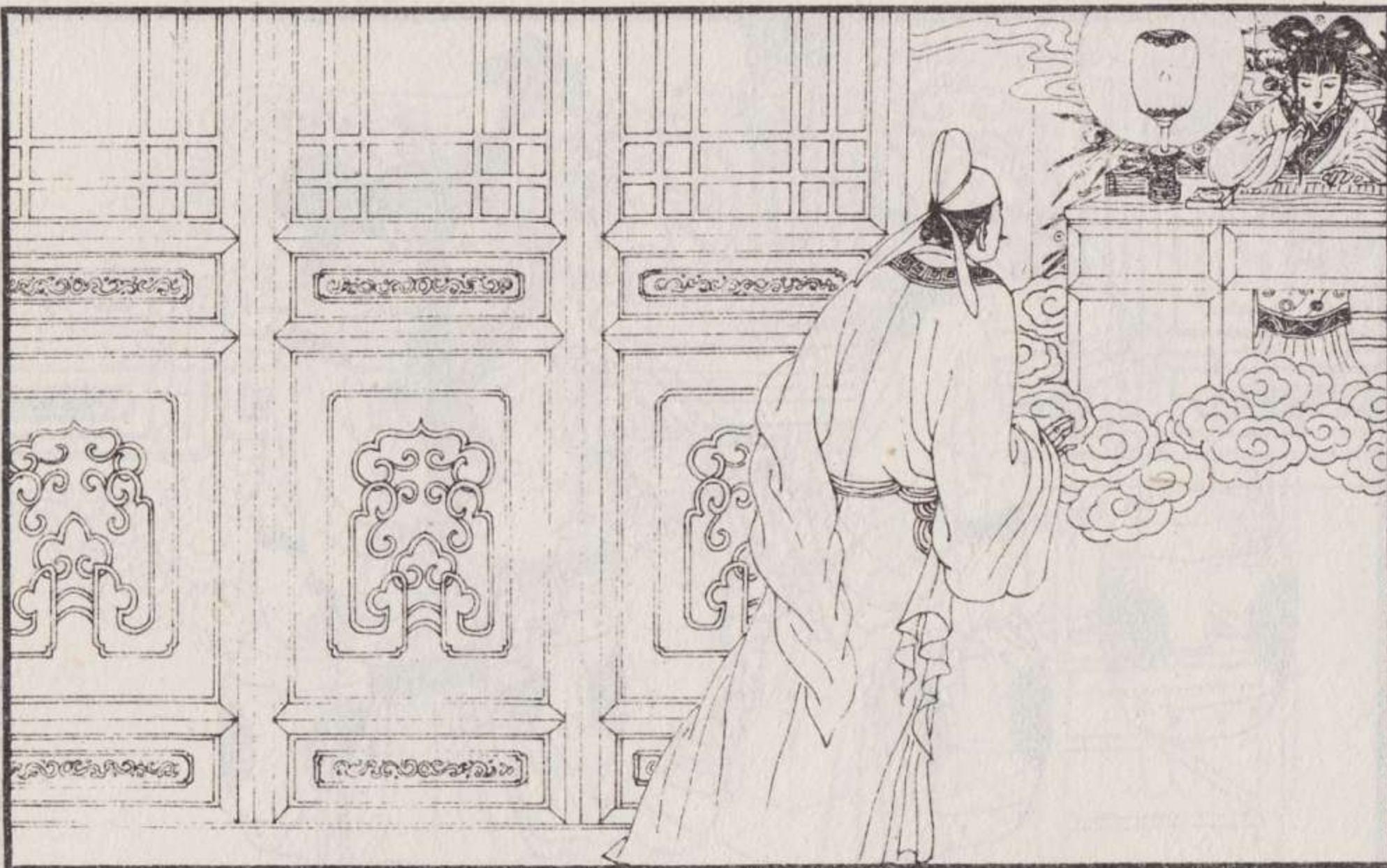
(30) 从此，习以为常。日子多了，便逐渐熟悉了。陶生请她们坐着说话，问她们姓名，年长的说：“妾名秋容，姓乔；她姓阮，名叫小谢。”



(31) 陶生又问她们家住何处，怎么来到这里。小谢笑道：“痴郎！尚且不敢献一下身体，你问门第，要作嫁娶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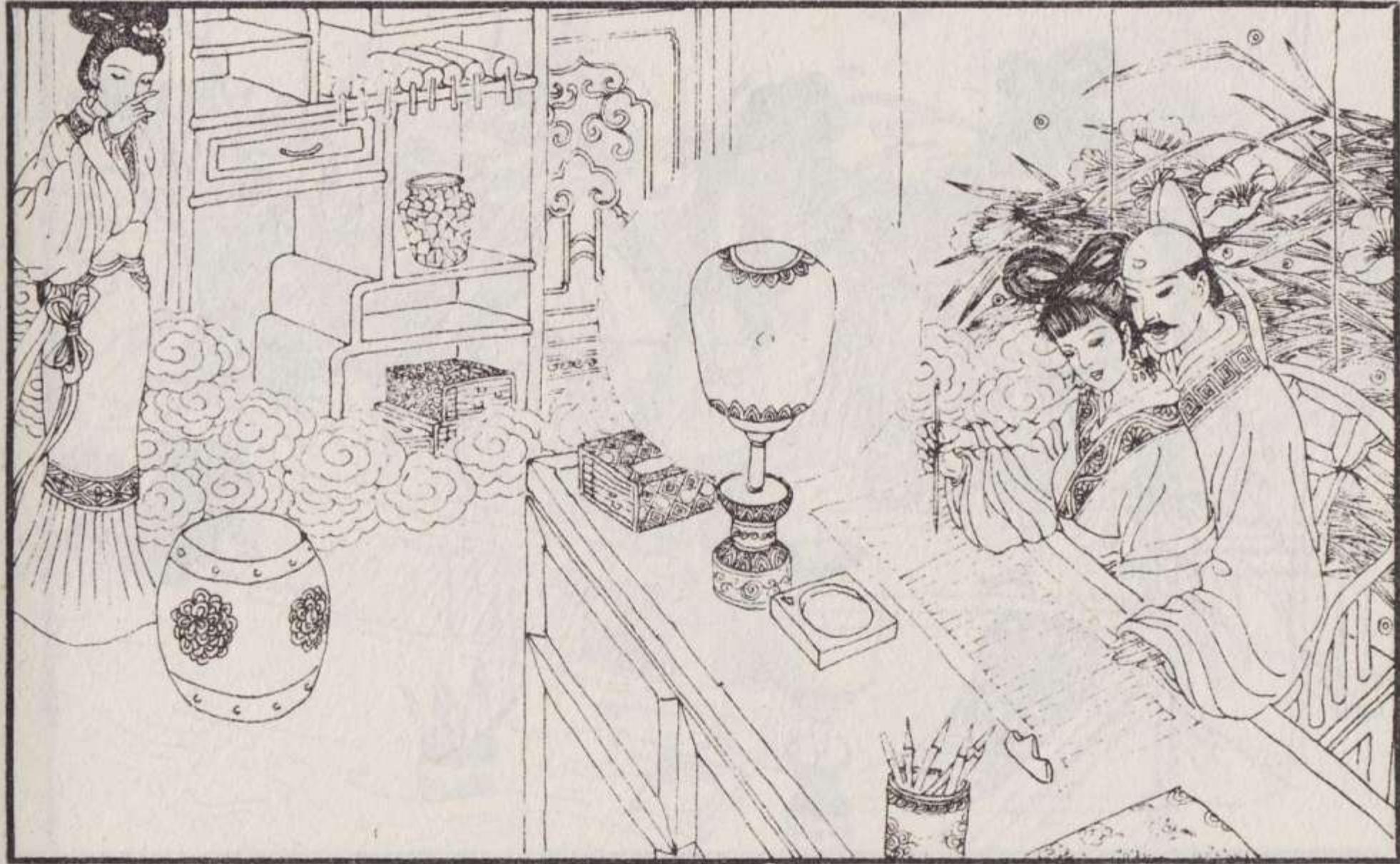
(32) 陶生正色道：“面对着漂亮的女郎，怎会不动情，但阴冥之气，人中后必死。我若不爱慕二位，何必玷污两位美人；如蒙二位见爱，何必死一狂生？”二女听后，好似都动了情，从此不再挑逗陶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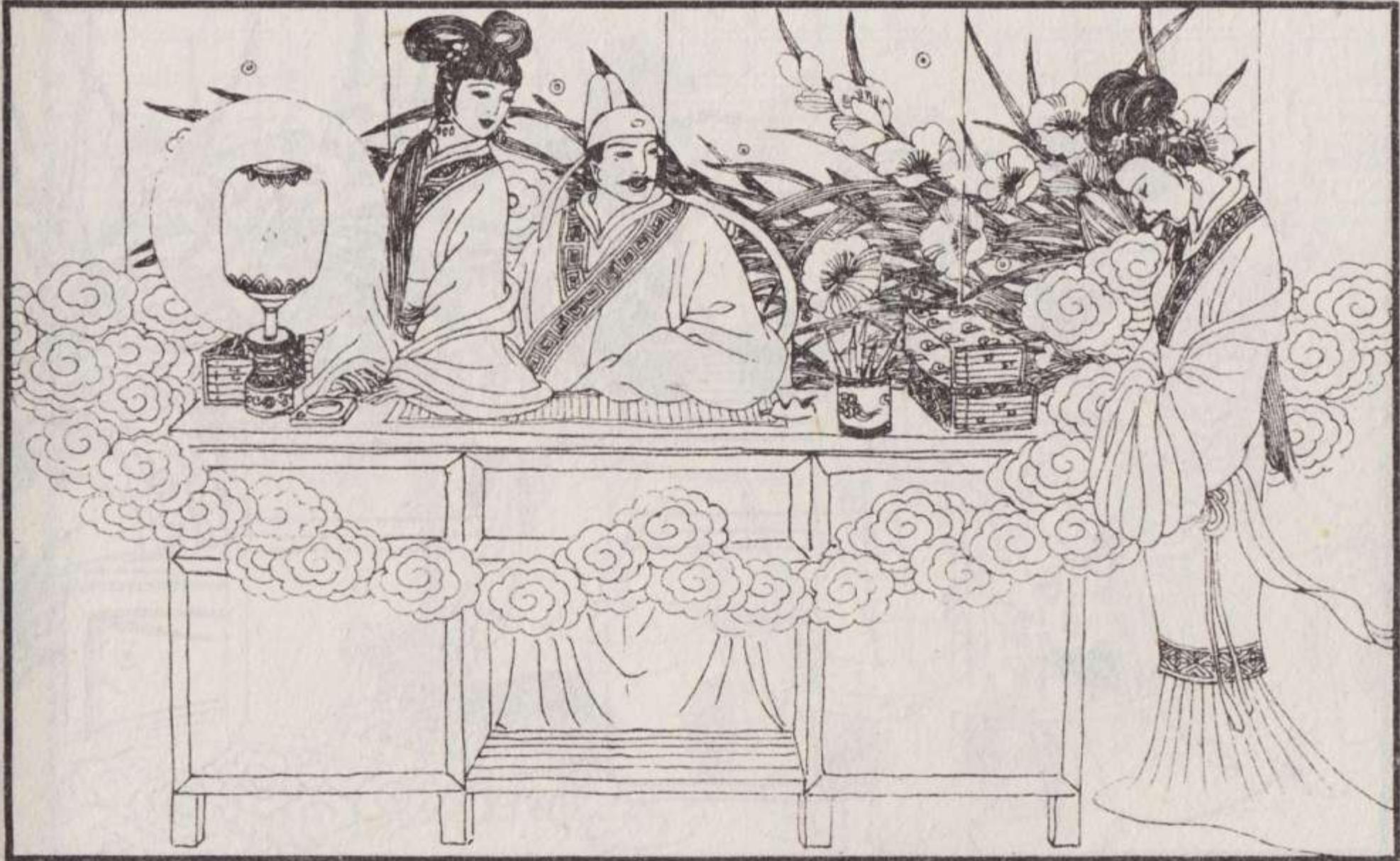
(33) 一天，陶生眷写一篇文章，没有抄完，便有事出去了。回来时，只见小谢伏在桌前，拿着笔在代抄。



(34) 看见陶生进来，小谢丢下笔，眯缝了眼望着陶生笑。陶生走近一看，只见她写的字虽然不像样子，但一行一行排列得倒很齐整，便称赞道：“你真是个雅人，如你喜欢写字，我来教你。”



(35) 陶生说罢，便把小谢抱在怀里，捏住她的手腕，一笔一划地教她写字。正写着，秋容从外面进来看见了，脸上顿时变了颜色，似有妒意。



(36) 小谢笑着对秋容道：“童年时曾跟父亲学过写字，后来长久未学，现在想起这事，仿佛是在做梦。”秋容听了，仍板着脸不说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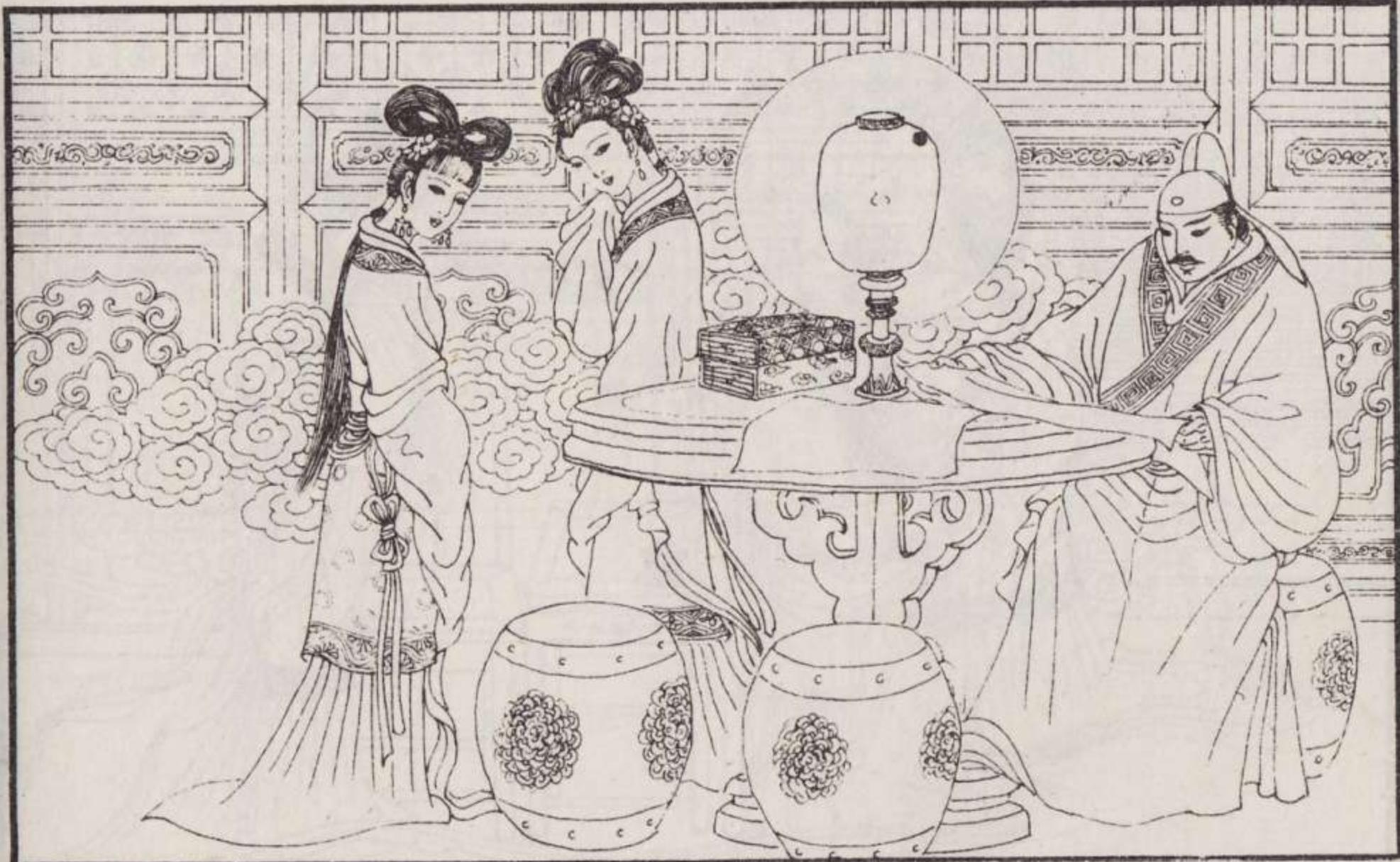
(37) 陶生猜透了秋容的心思，只装做不知道，把秋容抱在膝上，又把笔交给她，说：“我看看你能不能写？”



(38) 他教秋容写了几个字，便站了起来，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，称赞说：“秋娘写的字，笔力很好！”秋容听后，这才高兴起来。



(39) 于是陶生拿了两张纸，折成格子，叫二人临摹，自己另点了一盏灯，在一旁读书。暗暗高兴她们都有事情做，不再来干扰他。



(40) 二女临摹毕，拿来交给陶生，立在桌前，等陶生品评。秋容从来没有读过书，写的字根本不能辨认，她自己衡量了一下，自认为不如小谢，脸上有羞惭之色。



(41) 陶生又是鼓励又是安慰，秋容方才脸色转和。从此，二人把陶生当作老师一样侍奉。陶生坐着读书，二女便替他捶背；躺着时，帮他敲腿，不但不敢戏弄他，还争着讨好他。



(42) 过了一个多月，小谢写的字居然端正秀丽，陶生偶然称赞一下。秋容听了，非常惭愧，脸上直冒汗，眼泪也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。陶生百般劝慰，方才收泪。



(43) 陶生教她们读书，都异常聪明，教过一遍，便不再问。二女与陶生一起读书，常常读到天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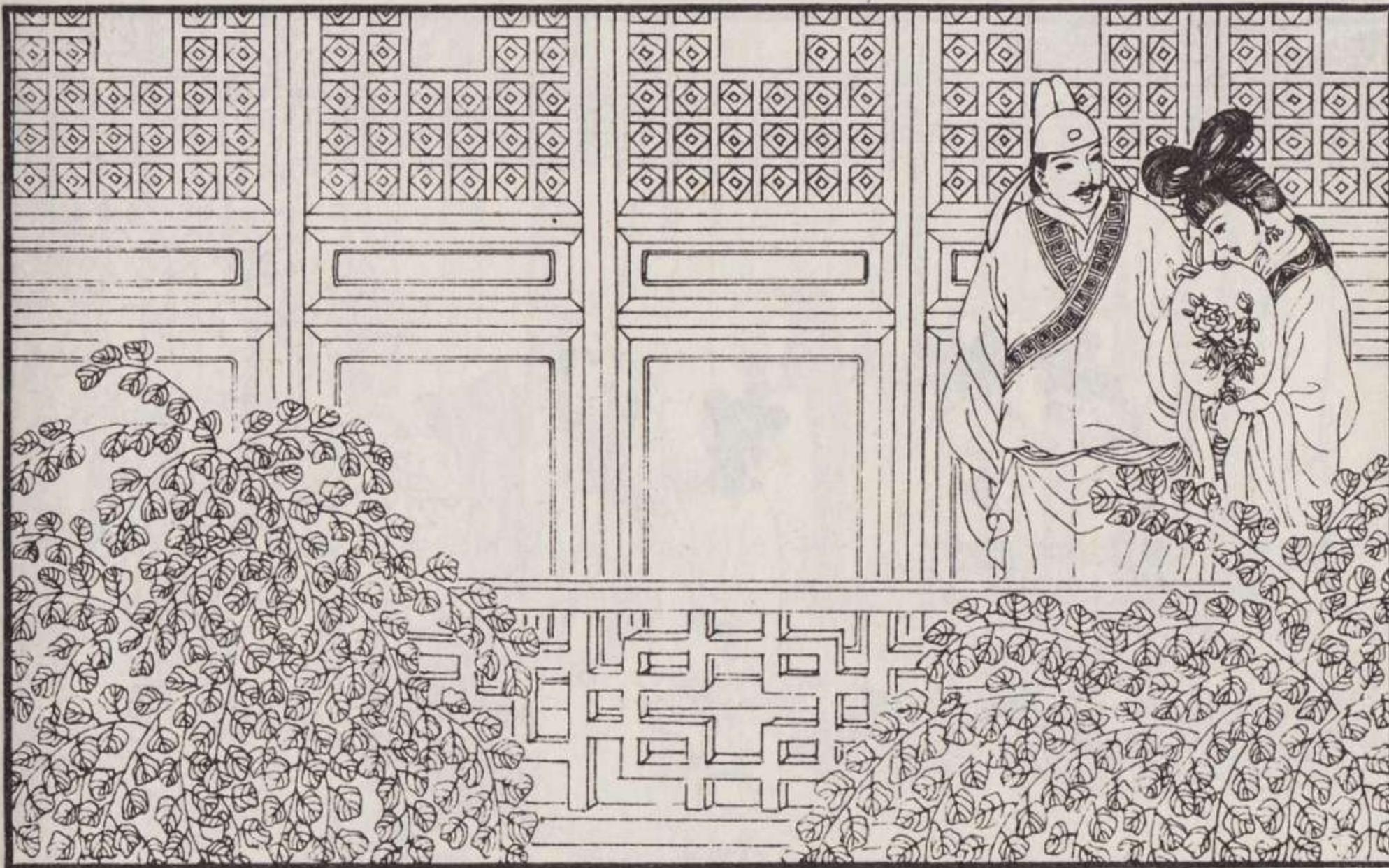
(44) 小谢又领了她的弟弟三郎来，拜陶生为老师。三郎年约十五六岁，长得很秀气，他将一支金如意献给陶生，作为拜师之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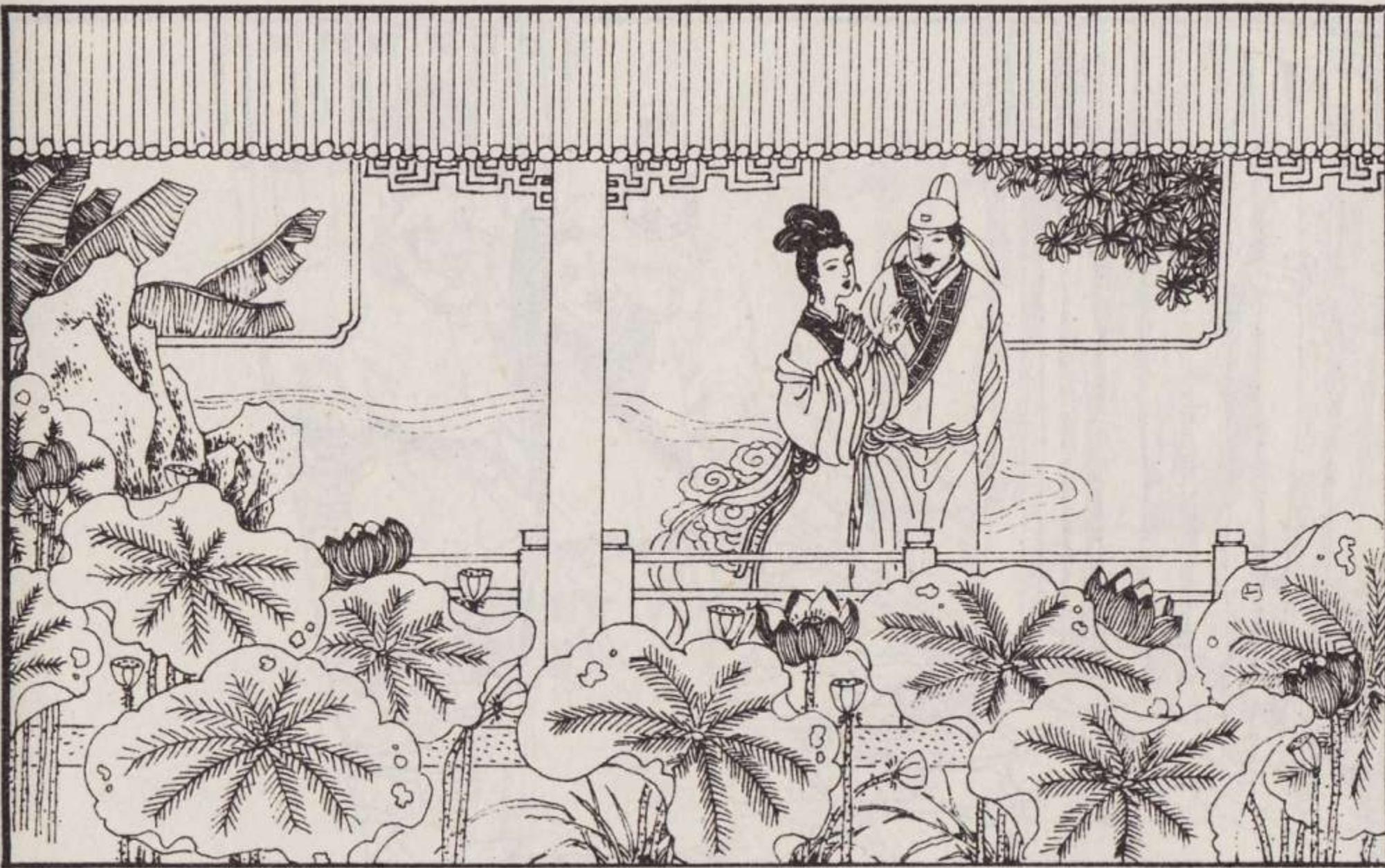
(45) 陶生命三郎与秋容专心读诗经，于是满堂咿咿唔唔，一片读书声。陶生竟在这里办起了鬼学堂。



(46) 读了几个月，秋容与三郎竟然都能吟诗了，二人时常在一起唱和，陶生看了，心里很高兴。



(47) 小谢见秋容进步很快，心里不禁有些忌妒，背后悄悄嘱咐陶生，要他不要教秋容，陶生含笑答应了。



(48) 哪知秋容与小谢也是同样的心思，偷偷嘱托陶生，要他不要教小谢。陶生笑笑，也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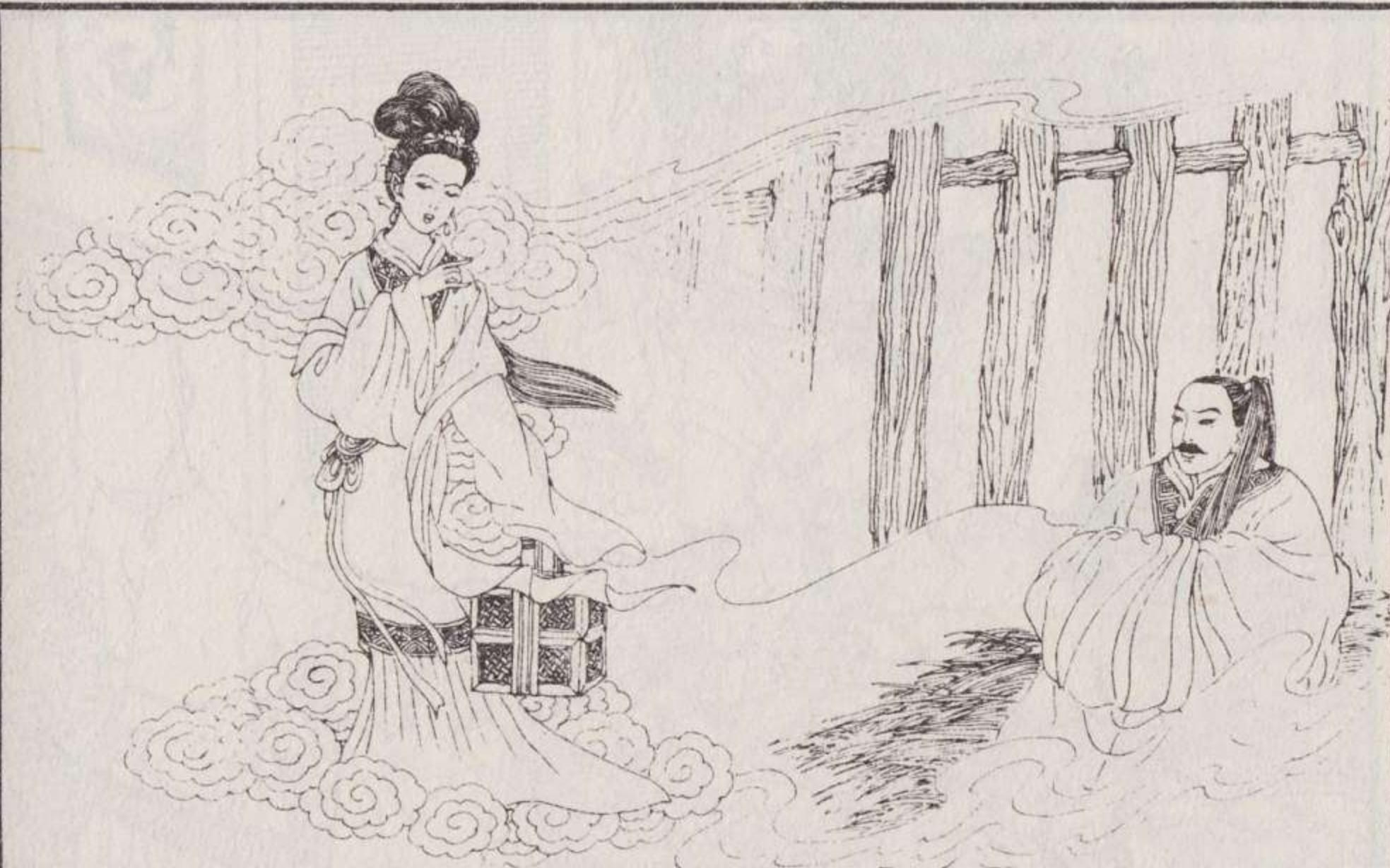
(49) 一日，陶生将去赴考，二女泪流满面跟他告别。三郎说：“这次可以托病不去赴考，不然，恐怕遭到不幸。”陶生认为告病不光采，径自去了。



(50) 在这以前，陶生好以诗词讥刺时事，因而得罪了本县的一个权贵。那权贵一直想中伤陷害他，这次便暗中贿赂学使，诬陷陶生考试作弊，把他囚禁狱中。



(51) 陶生川资用尽，又无人送饭，饿急了只得向同狱的犯人乞求。他料想，这次必定饿死狱中。



(52) 正在这时，忽然一人飘然而至。陶生睁眼一看，原来是秋容给他送饭来了。



(53) 秋容将带来的食物搬出来让陶生吃，哭道：“三郎担忧你这次会遭遇不幸，不想果然如此。三郎与我一同来了，他现在到部院为你伸冤去了。”说罢，飘然离去，别人都没有看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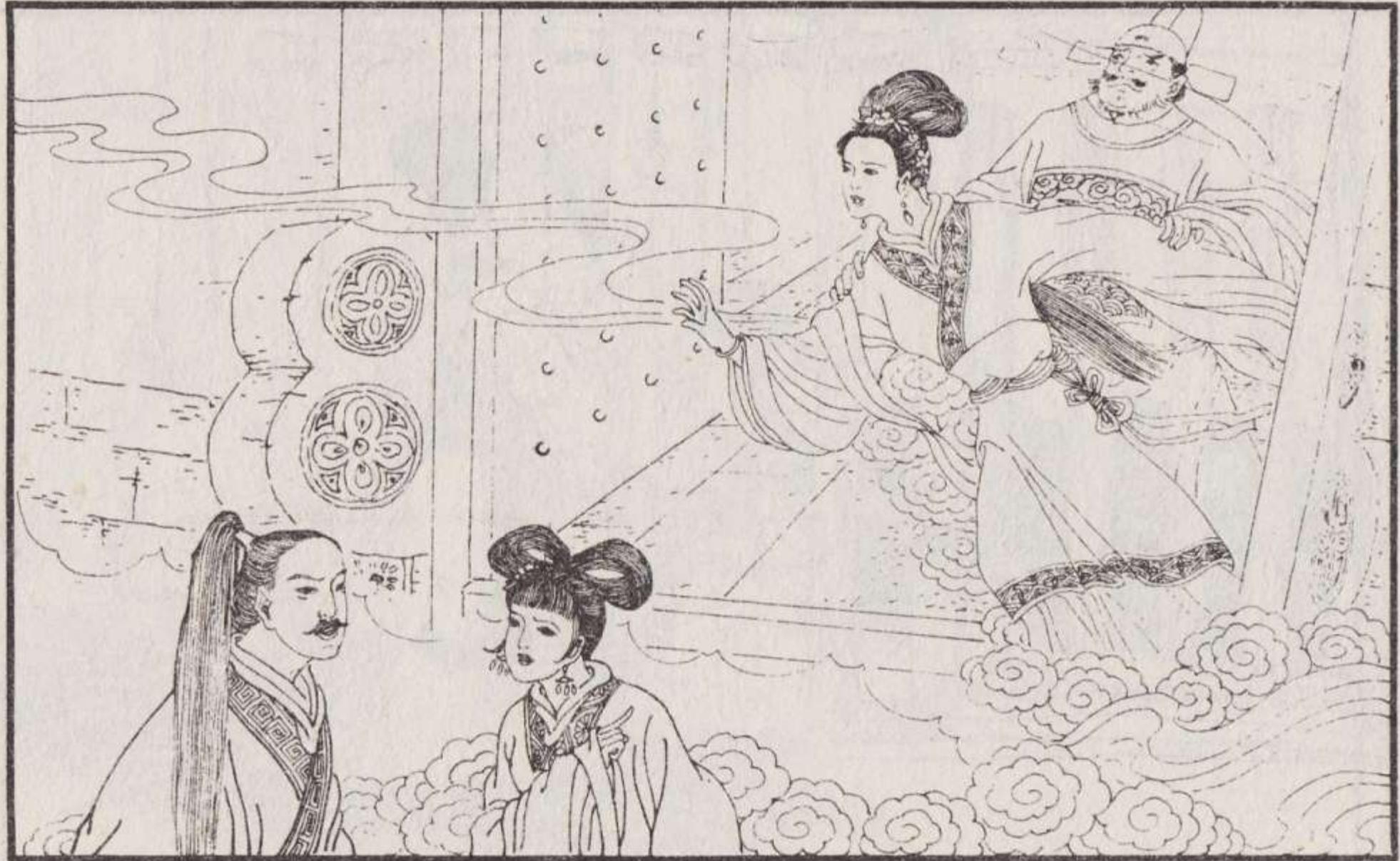
(54) 过了一天，部院出巡，三郎忽然从道旁窜出来，拦住轿子，大喊冤枉。部院略问几句，命侍从带回衙里讯问。



(55) 秋容得到消息，立即到牢里报告陶生，要他放心，静候佳音。接着又返身去侦察情况。



(56) 秋容一去，三日没有回来，陶生又愁又饿，过一日如过一年。正在这时，小谢忽然来了，看见陶生，悲痛欲绝。



(57) 小谢告诉陶生：“秋容回家时，经过城隍庙，被西厢的黑面判官强拉去，要逼她做妾，秋容不允，现被那判官幽禁起来。我奔驰百里赶来，在城北被一根坚硬的荆棘刺穿了脚板，痛彻骨髓，恐以后不能过来了。”



(58) 小谢说着，把脚举给陶生看，只见殷红的鲜血将鞋袜都染红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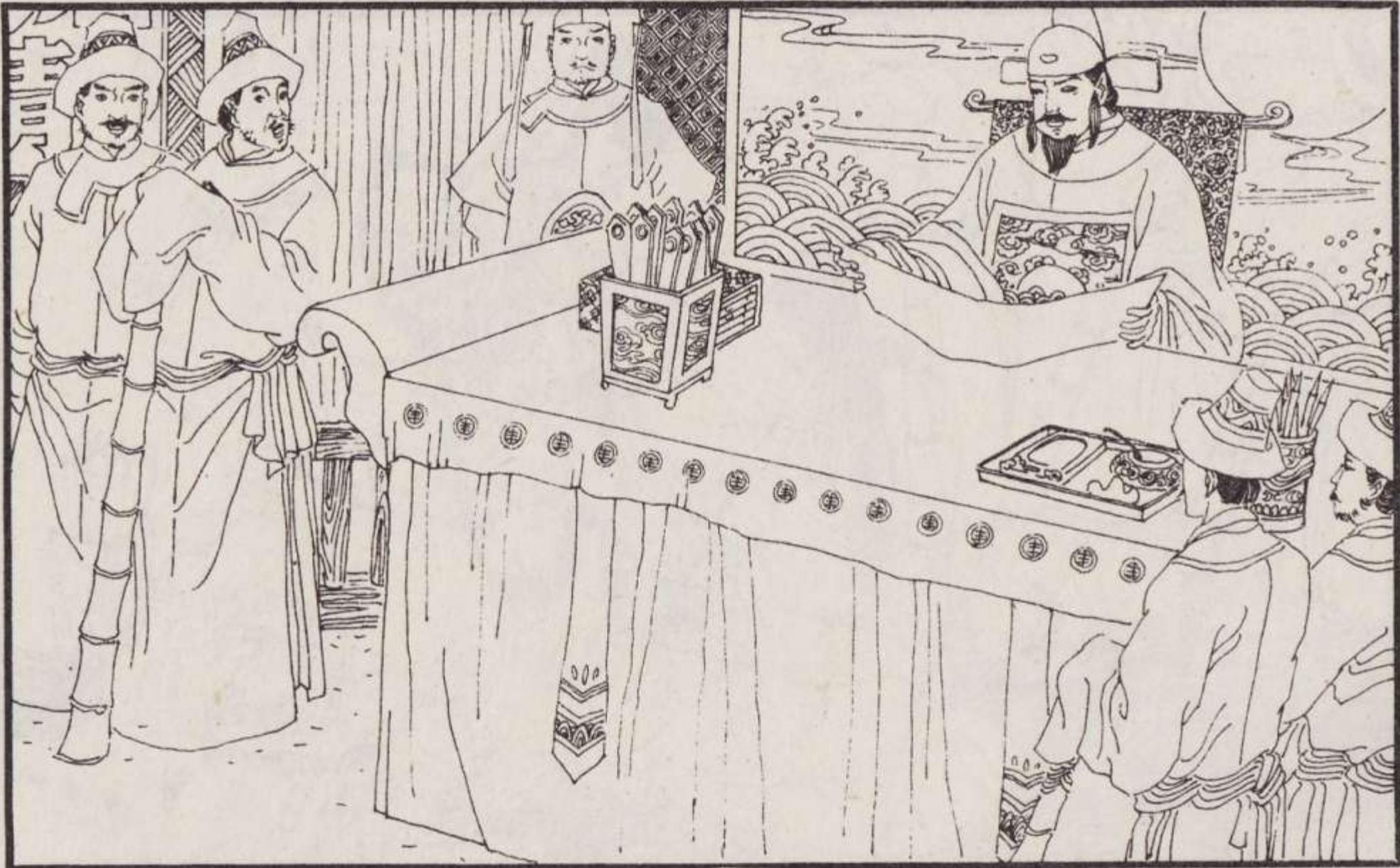
(59) 接着，小谢取出三两银子，交给陶生做食用盘缠，
随后便一瘸一拐地消失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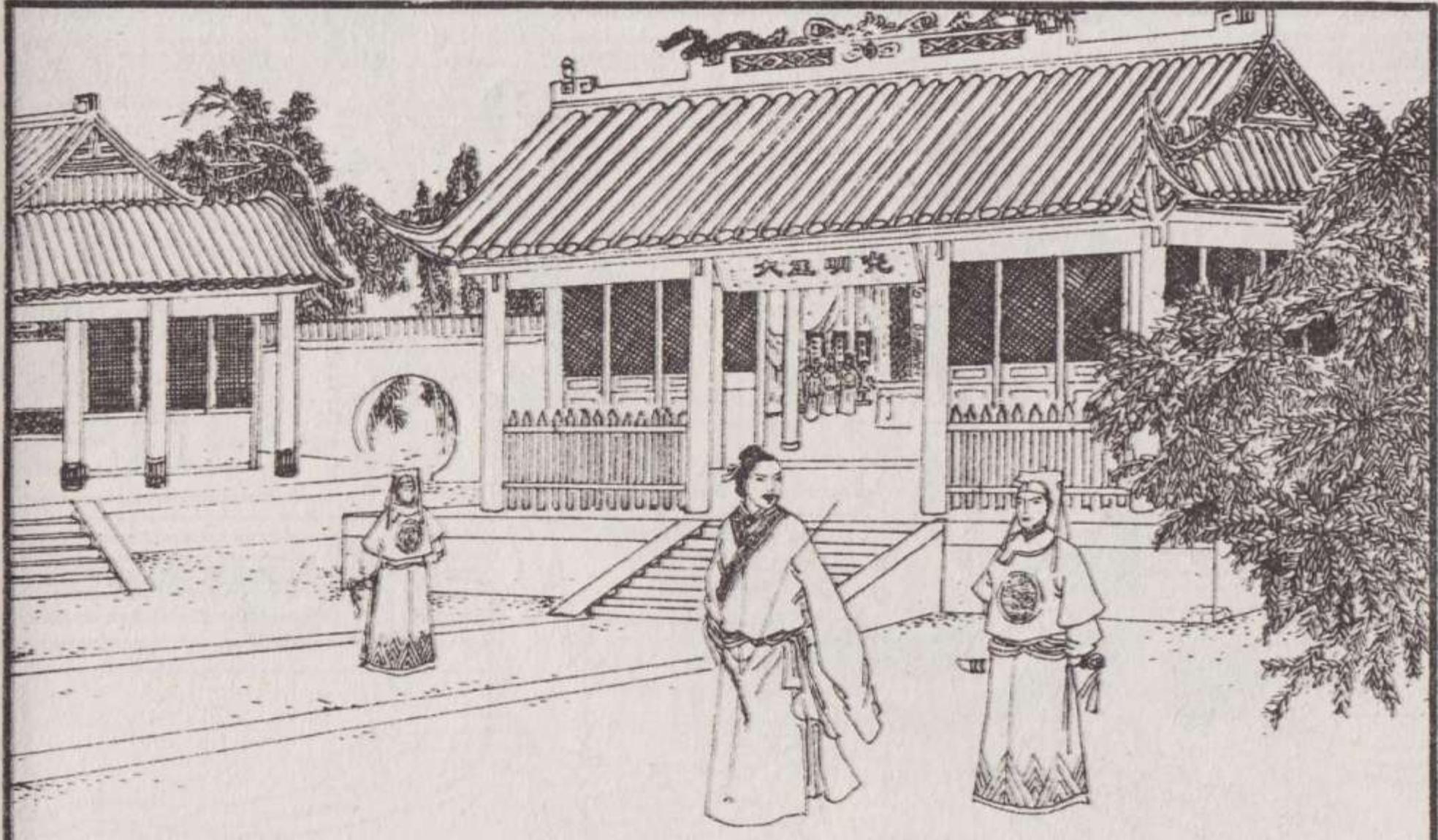
(60) 再说部院将三郎带回衙门，经过审问，发觉他与陶生毫无关系，认为他无故代人打官司，一定是包揽词讼，喝叫衙役将他责打五十大板，逐出衙门。



(61) 衙役得令，如狼似虎地扑过来揪住三郎，将他按倒在地。举起竹板要打时，三郎却忽然不见了。



(62) 堂上堂下的人都惊得呆了，大家异口同声地叫道：“怪事！怪事！”部院心知有异，再看状子，觉得情词悲切诚恳，决定提陶生面讯。



(63) 部院问陶生：“三郎是什么人？”陶生伪称不知道。部院听说，恍然意识到陶生是被冤枉的，因而鬼神来代他伸冤，就当堂把他释放了。



(64) 陶生回到家里，一晚上不见一个人来。直到更深，小谢才来，凄然说道：“三郎去部院为你伸冤，被衙门里的神灵押回地府。阎王因三郎仗义，已让他托生富家。秋容仍被禁锢，我写了状子向城隍告状，又被搁起来，怎么办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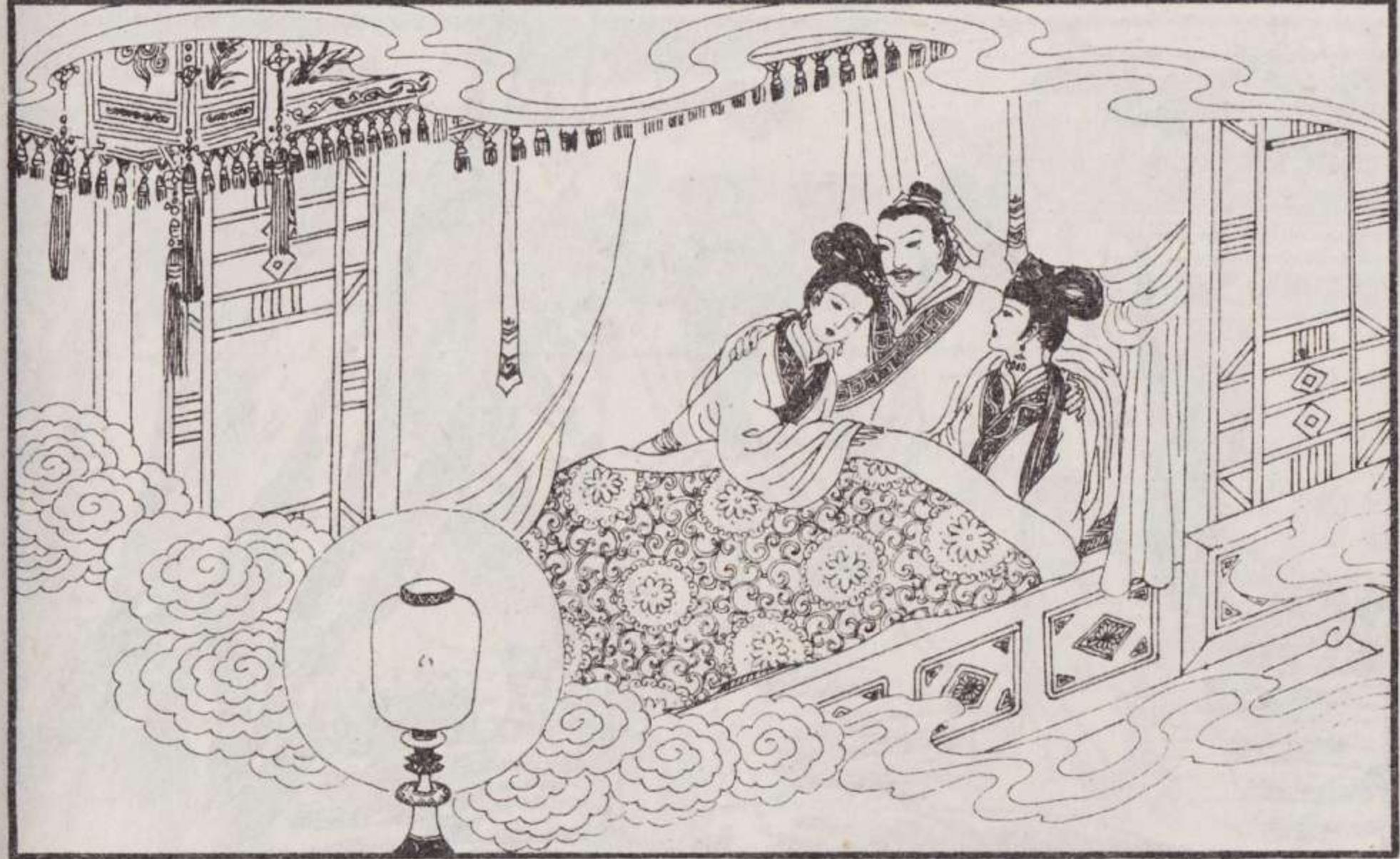
(65) 陶生气愤地说：“黑老鬼竟敢如此横暴，我明日去推倒他的家，践踏成碎泥，再责问城隍，难道他吃醉了酒在睡觉，部属横暴如此也不管！”



(66) 两人又悲痛又气愤，不觉四更将尽。忽然秋容飘然而至。两人又惊又喜，急忙站起来相迎。



(67) 陶生问她是怎么回来的？秋容哭道：“我为郎君吃了许多苦！那黑判官每日用刀、棍逼我依从，今晚忽然放了我，并对我说：‘我并无别意，只因爱你。你既然不愿，好在没有玷污你。烦你回去转告陶相公，请他勿要见责。’”



(68) 陶生听了，心里很高兴，欲与二人同寝，说：“今日愿为你们而死。”二女忧伤地说：“过去受了你的开导，懂得了一些道理，怎能忍心因爱你而害你呢？”执意不答应。但与陶生相依相偎，犹如夫妻一般。



(69) 二女经过这次患难，相互间再也不妒忌了。一天，陶生出门，路上遇见一个道士，他望了陶生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身上有鬼气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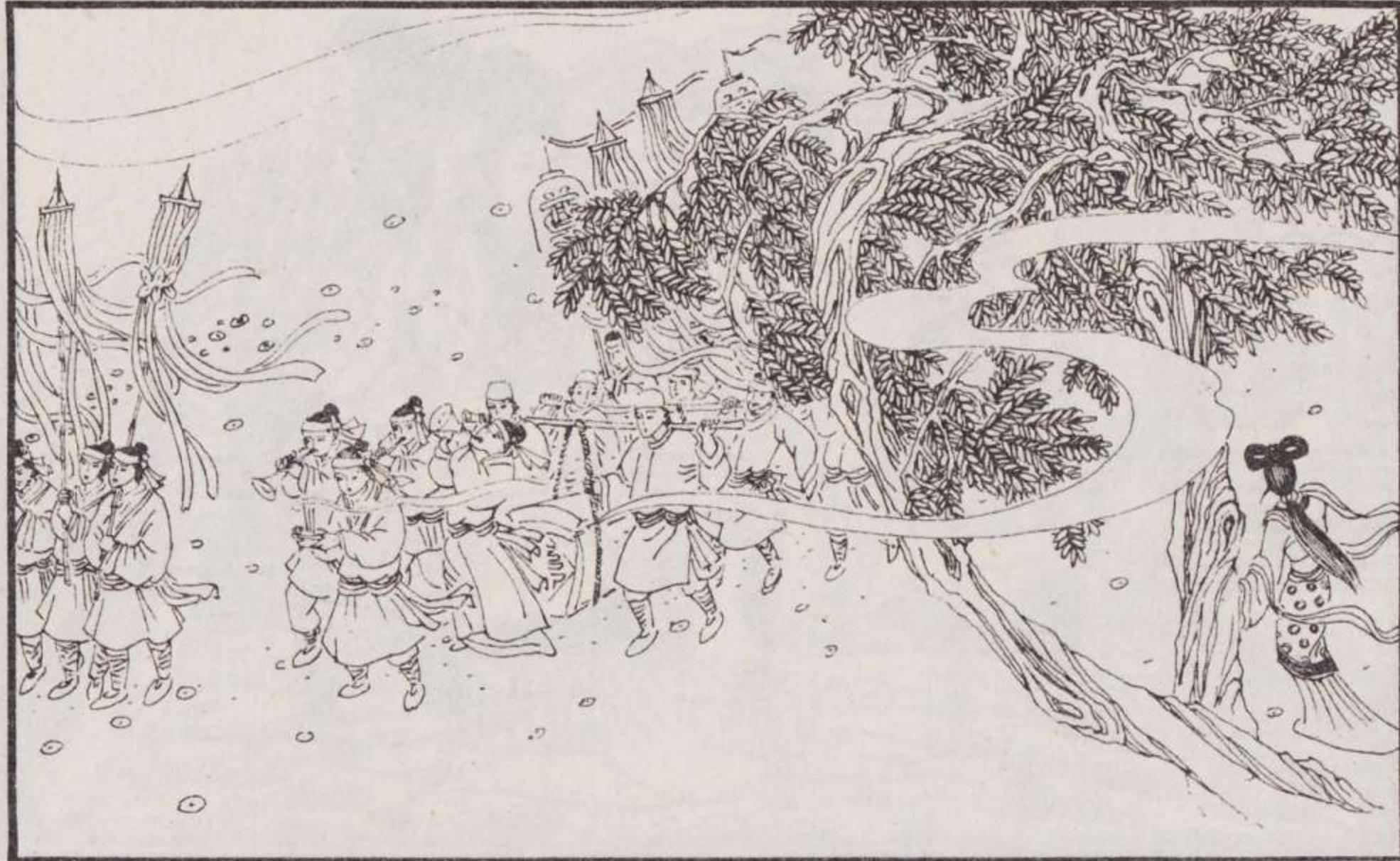
(70) 陶生听了很惊异，便把实情告诉了他。道士说：“这两个鬼很好，你不应该辜负她们。”随手画了两道符交给陶生，说：“你回去交给二鬼，看她们各自的运气：如果听到门外有哭女儿的人，就赶快吞了符出去，先到的可以复活。”



(71) 陶生拜谢了道士，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秋容和小谢，
嘱她们千万留心。



(72) 过了一个多月，有一天，果然听到门外有人哭女儿的声音。秋容和小谢听见了，争着奔出门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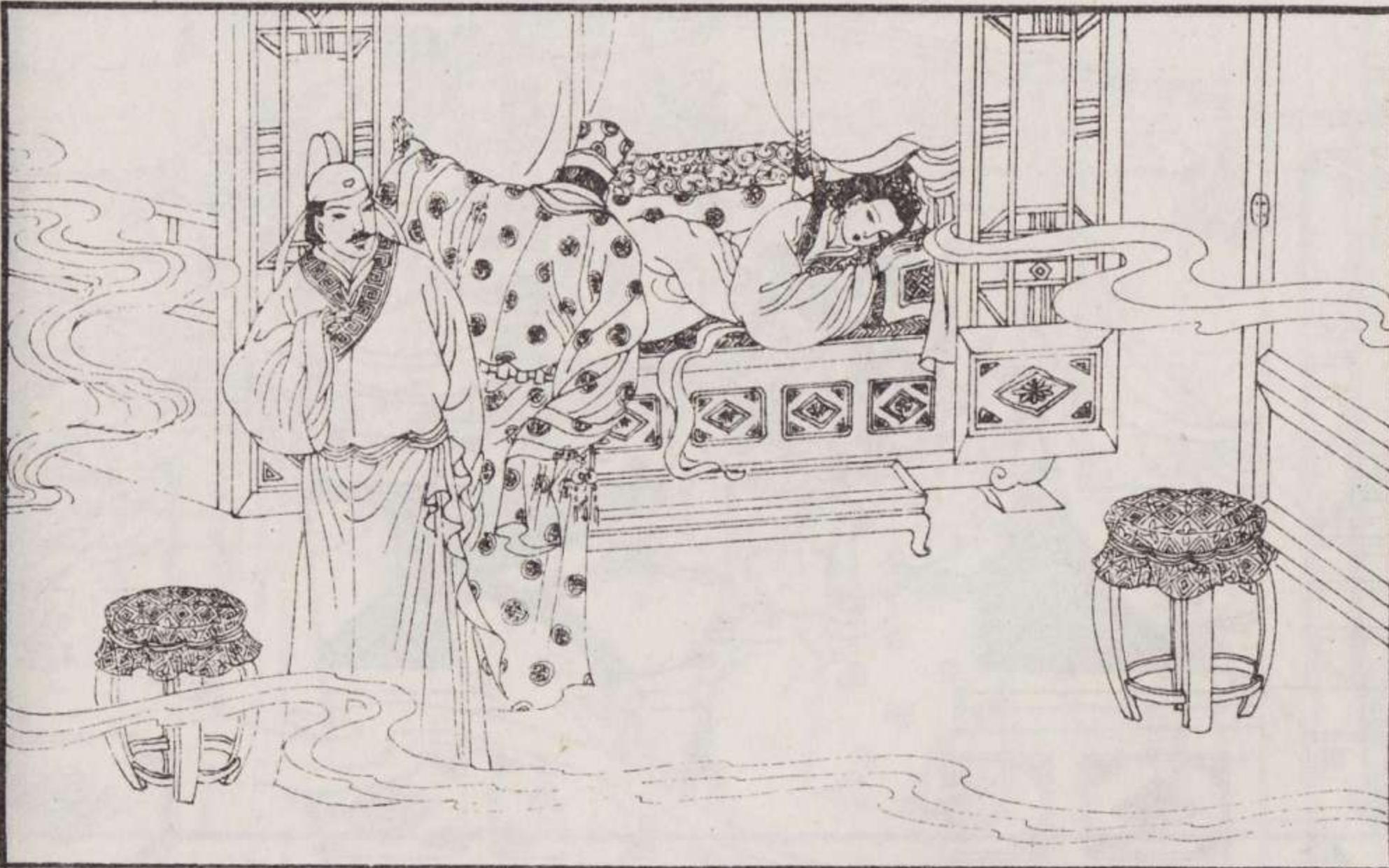
(73) 只见一行送葬的人抬着一口棺材经过，秋容直奔到棺材边，忽然进了棺材，随后便不见了。小谢心急慌忙中忘了吞吃符，不能进棺材，只得大哭而回。



(74) 陶生走出门一看，原来是本地一个姓郝的富户死了女儿，那些送殡的人都看见一个女子钻进棺材里去，正在惊疑，忽听到棺中有声音，忙停下来开棺检视。



(75) 只见那女子已经醒了，便暂时抬到陶生的书房外面，守在旁边。那女子忽然睁开眼睛问陶生在哪里？郝员外盘问她，她说：“我不是你的女儿。”并把实情告知了他。



(76) 郝员外将信将疑，要把女儿抬回家去，女儿说什么也不愿意，径直走进陶生的书斋，躺在床上不肯起来。



(77) 郝员外无奈，只好把陶生认作女婿，然后回家去了。陶生走到床前看那女子，面庞虽不似秋容，但艳丽胜过秋容，不觉喜出望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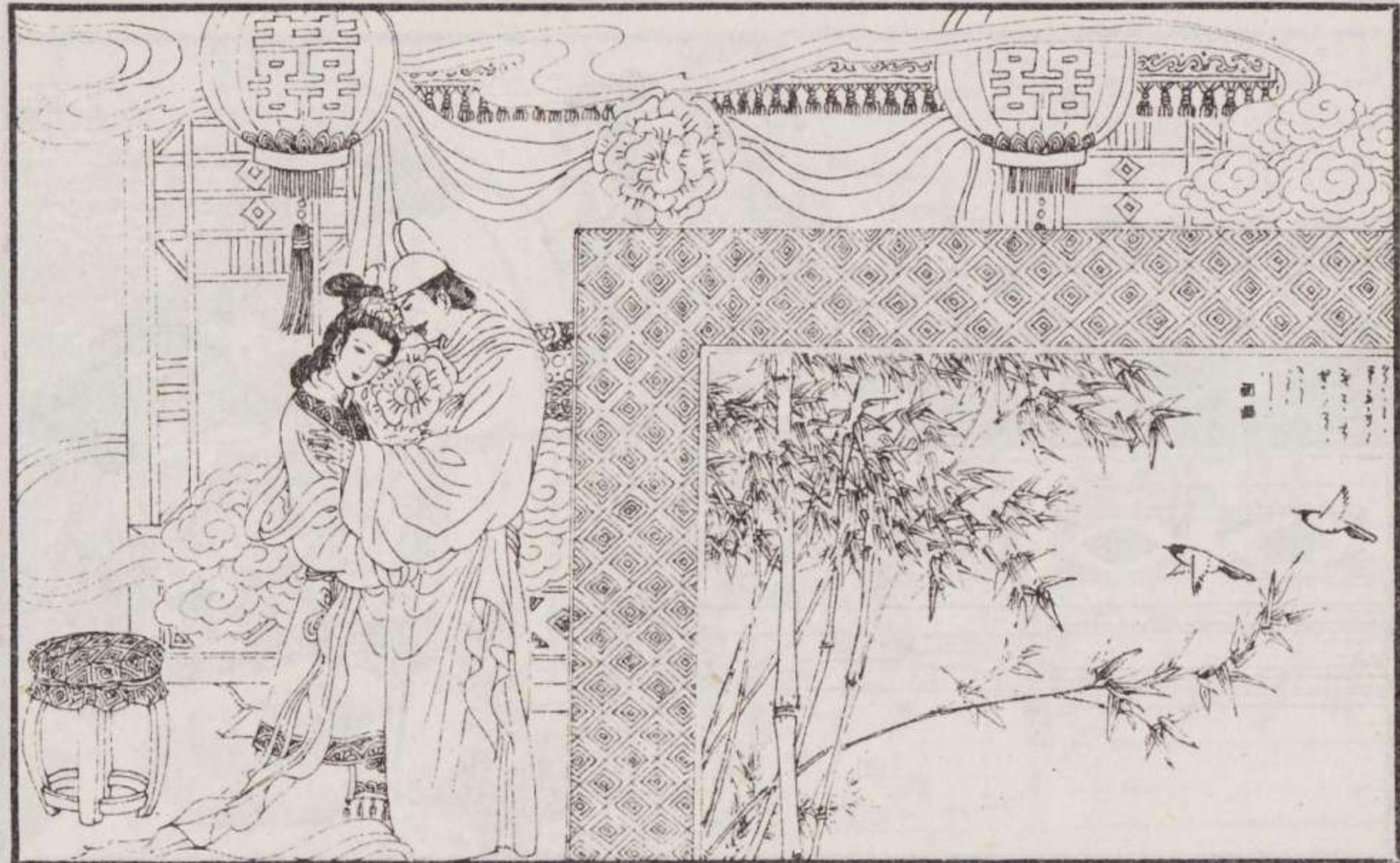
(73) 陶生与秋容正亲热地互诉衷情，忽听得呜呜鬼哭声，原来是小谢在暗角中哭泣，两人都很同情她，便拿了灯去看她。



(79) 只见小谢哭得非常伤心，眼泪将衣襟和袖子都湿透了。陶生百般宽慰劝解，小谢只是伤心悲痛，直到天快亮时才离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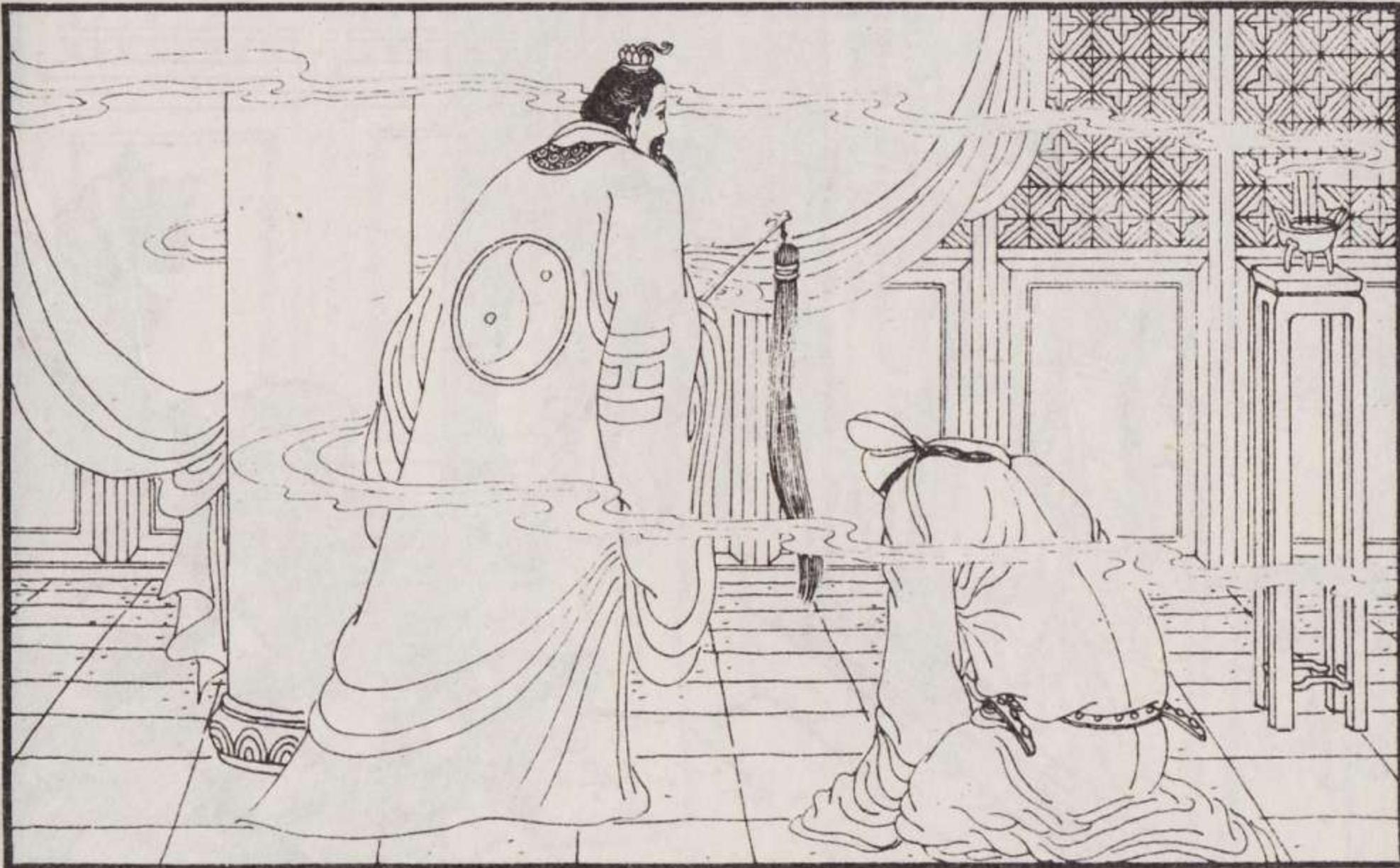
(80) 第二天，郝家派婢仆送来妆奁，正式承认秋容为女，陶生为婿。从此，陶生与郝员外以翁婿相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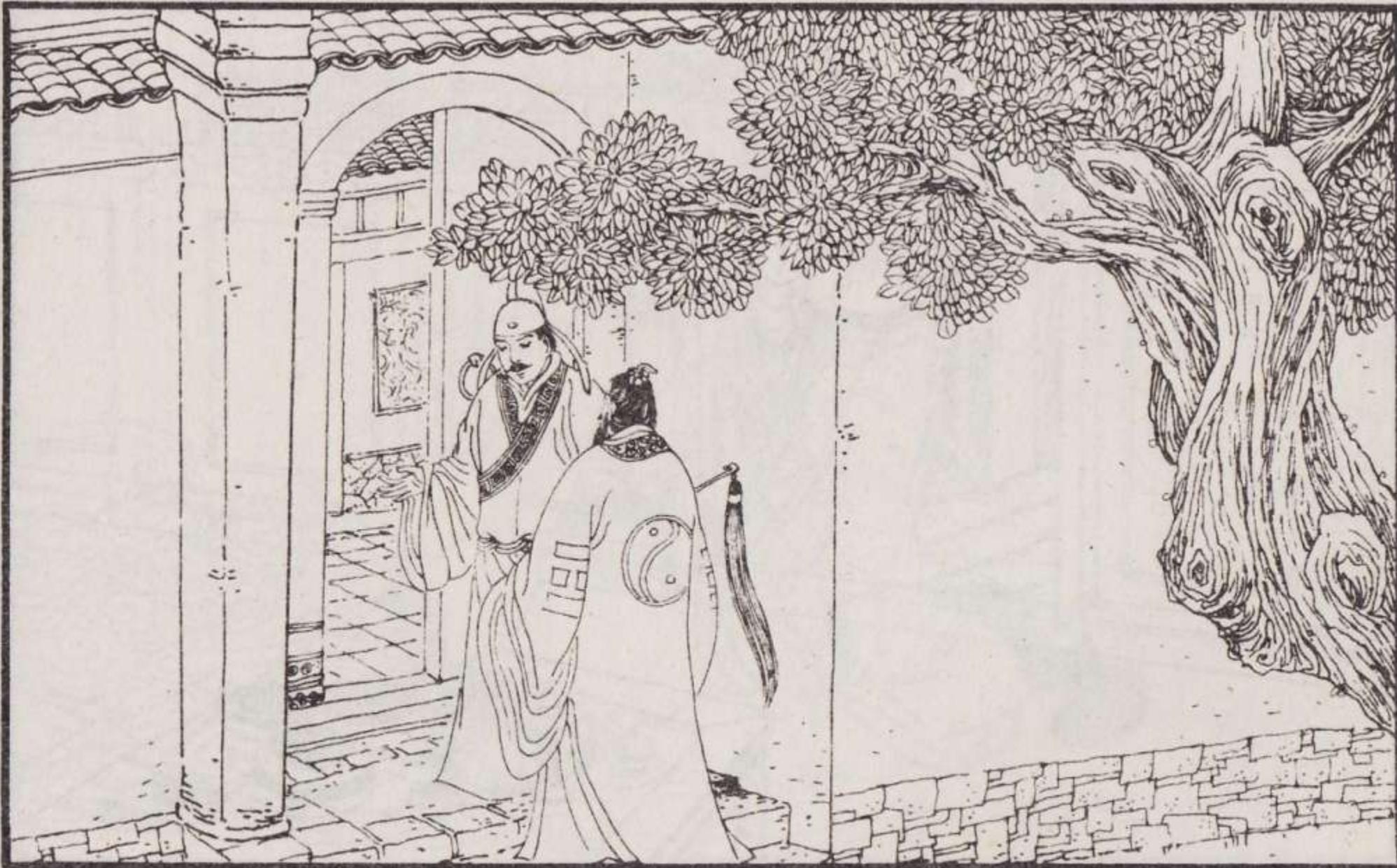
(81) 晚上，夫妇俩回到房里，就见小谢又在哭。如此一连六七夜，夫妇都为她而凄惨和忧伤，因此不能成合卺之礼。



(82) 陶生既忧虑又想不出办法，秋容道：“那道士定是个仙人，你再去求他，或许能得他垂怜相救也未可知。”陶生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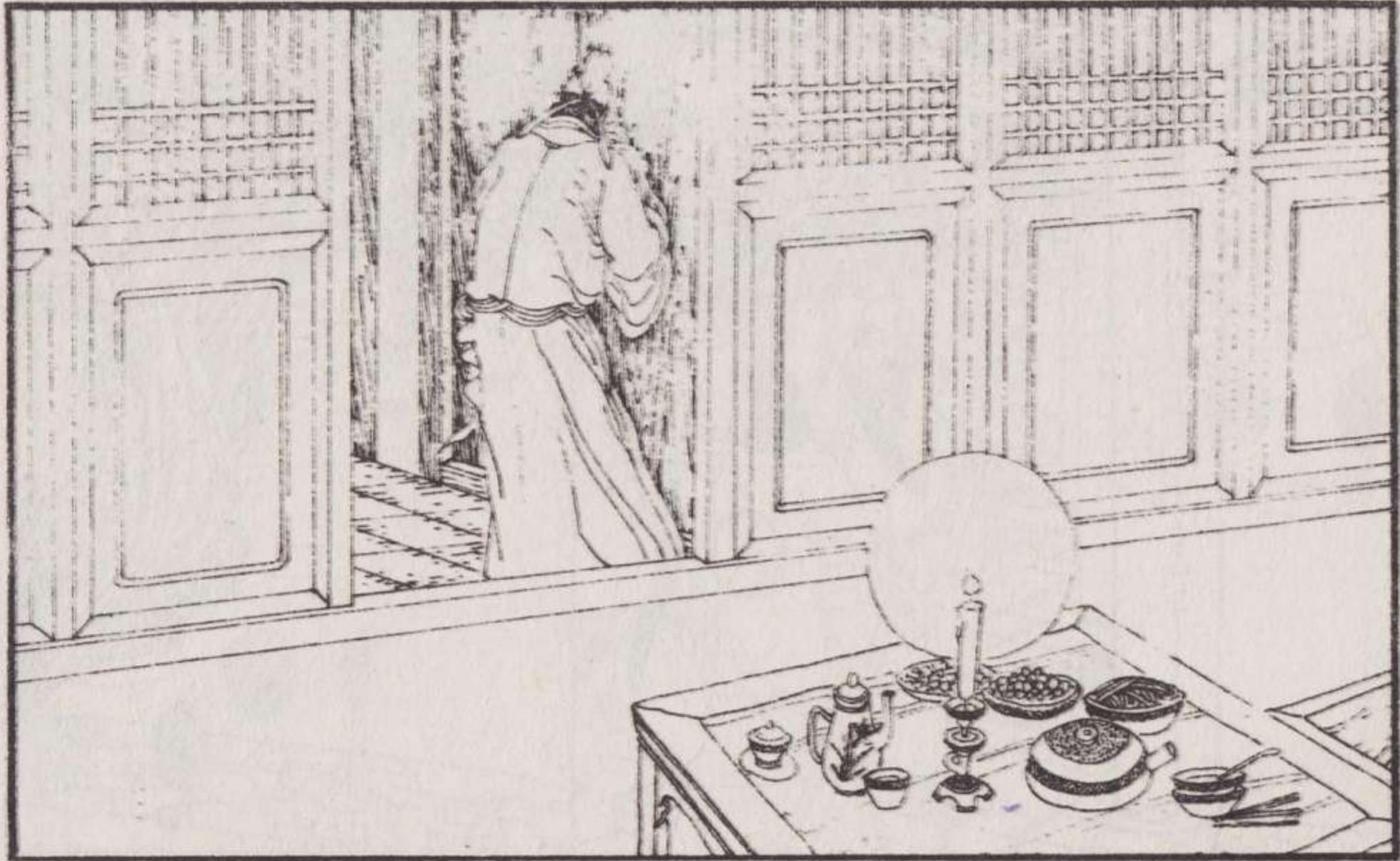
(83) 陶生寻到道士的住处，拜伏在地，请求他设法救小谢。道士一口拒绝，说他没有这个法术。陶生跪在地上不起来，苦苦哀求不已。



(84) 道士笑道：“你这个书呆子真会缠人！也是合该有缘，就让我尽我所有的法术吧！”便叫陶生起来，带他一同回家。



(85) 道士随陶生来到家里，要求给他一个静室，一个人
关了门坐在里面，并告戒陶生千万不要来跟他说话。



(86) 这样过了十多天，道士不吃也不喝。陶生好生奇怪，从门缝中偷偷往里看时，只见道士闭着双眼，好像睡着了一般。



(87) 一日早晨起来，忽然有一少女掀开门帘进来。那少女明眸皓齿，光艳照人，微笑着对陶生说：“被你纠缠得没有办法，跋涉了一夜，奔走了百余里，方才来到这里，等会见了那人，便交付给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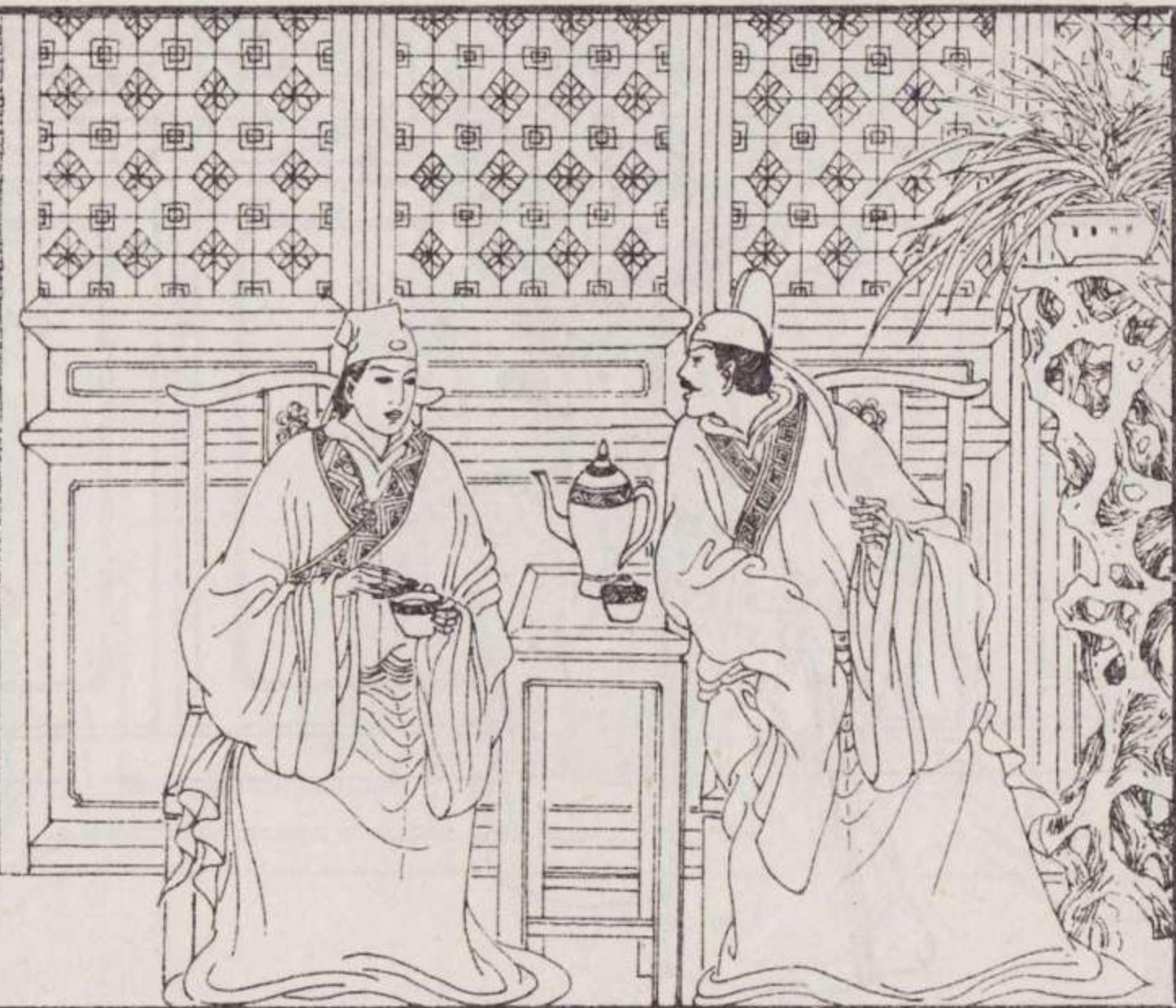
(88) 到了黄昏，小谢来了，那少女急忙站起来迎上去抱住小谢。眨眼间，两个人便成了一个人，随后倒在地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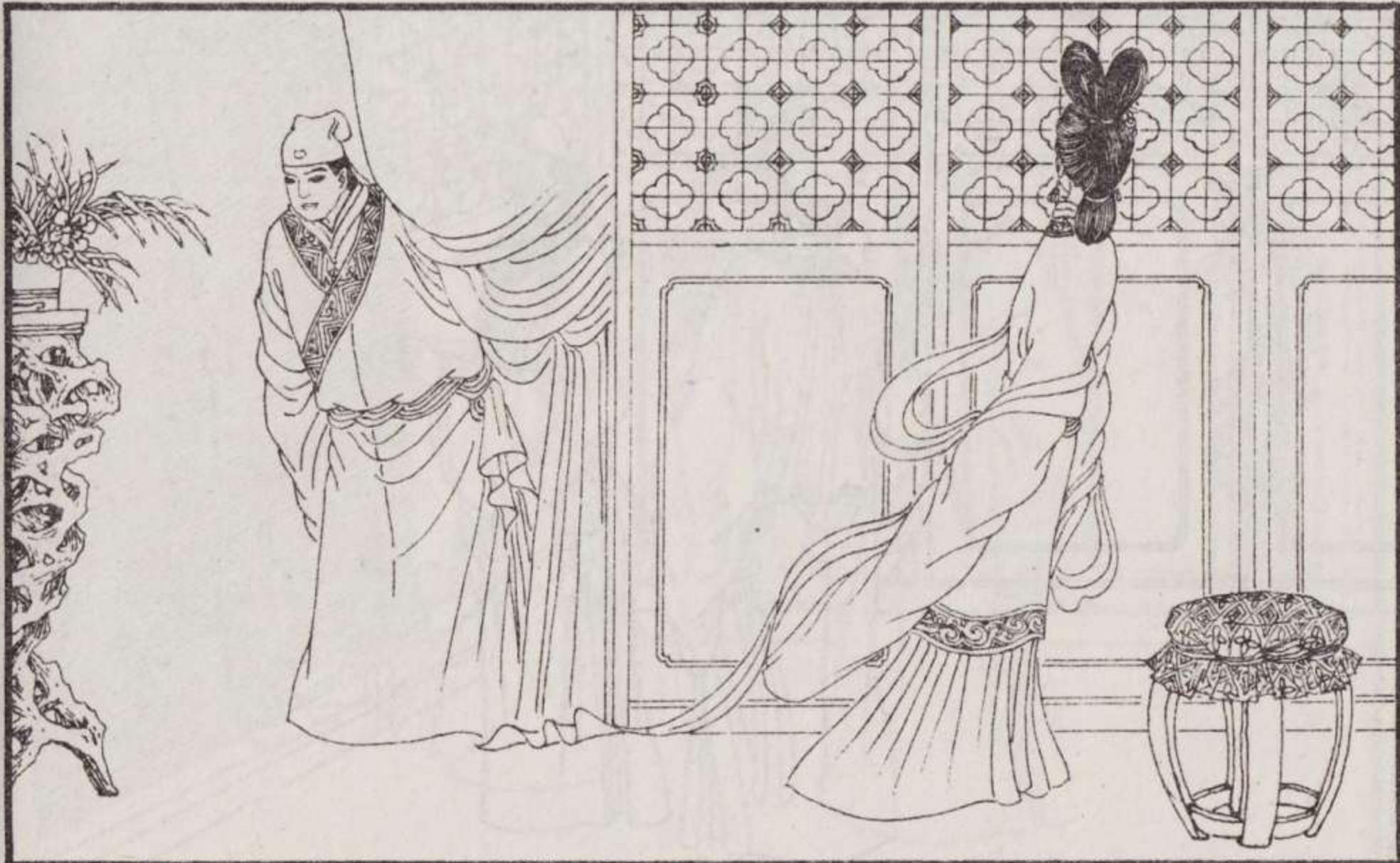
(89) 这时，道士从静室中走出来，向陶生拱拱手，径自走出门去。陶生再三拜谢，将他送到村头。



(90) 等到陶生回来，那少女已苏醒过来。陶生扶她躺在床上，呼吸和体温渐渐正常，只是呻吟着说腿脚痠痛得厉害，过了几天才能坐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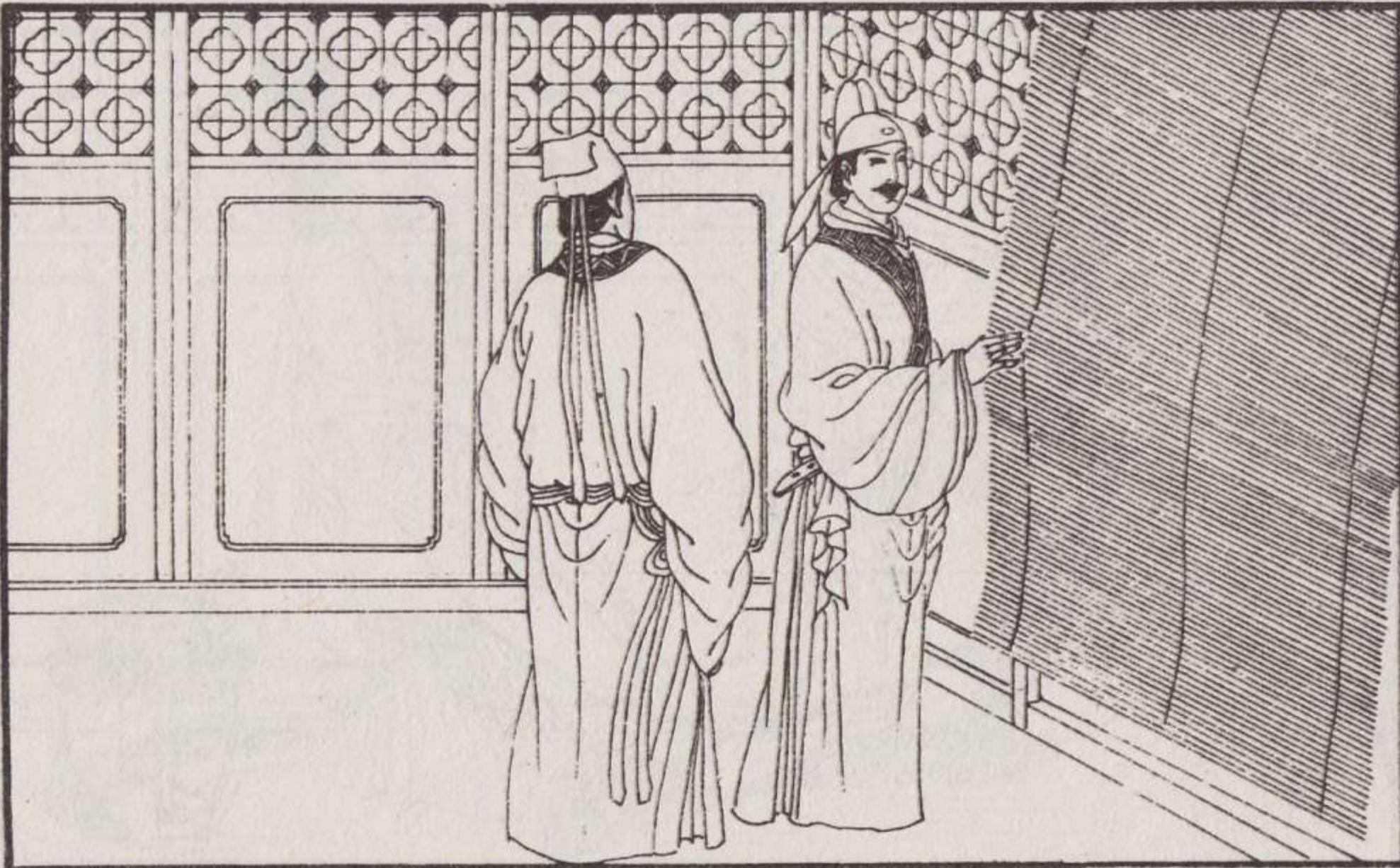
(91) 后来陶生应试得中，做了官。有个名叫蔡子经的同年，有事来拜访陶生，陶生留他住了几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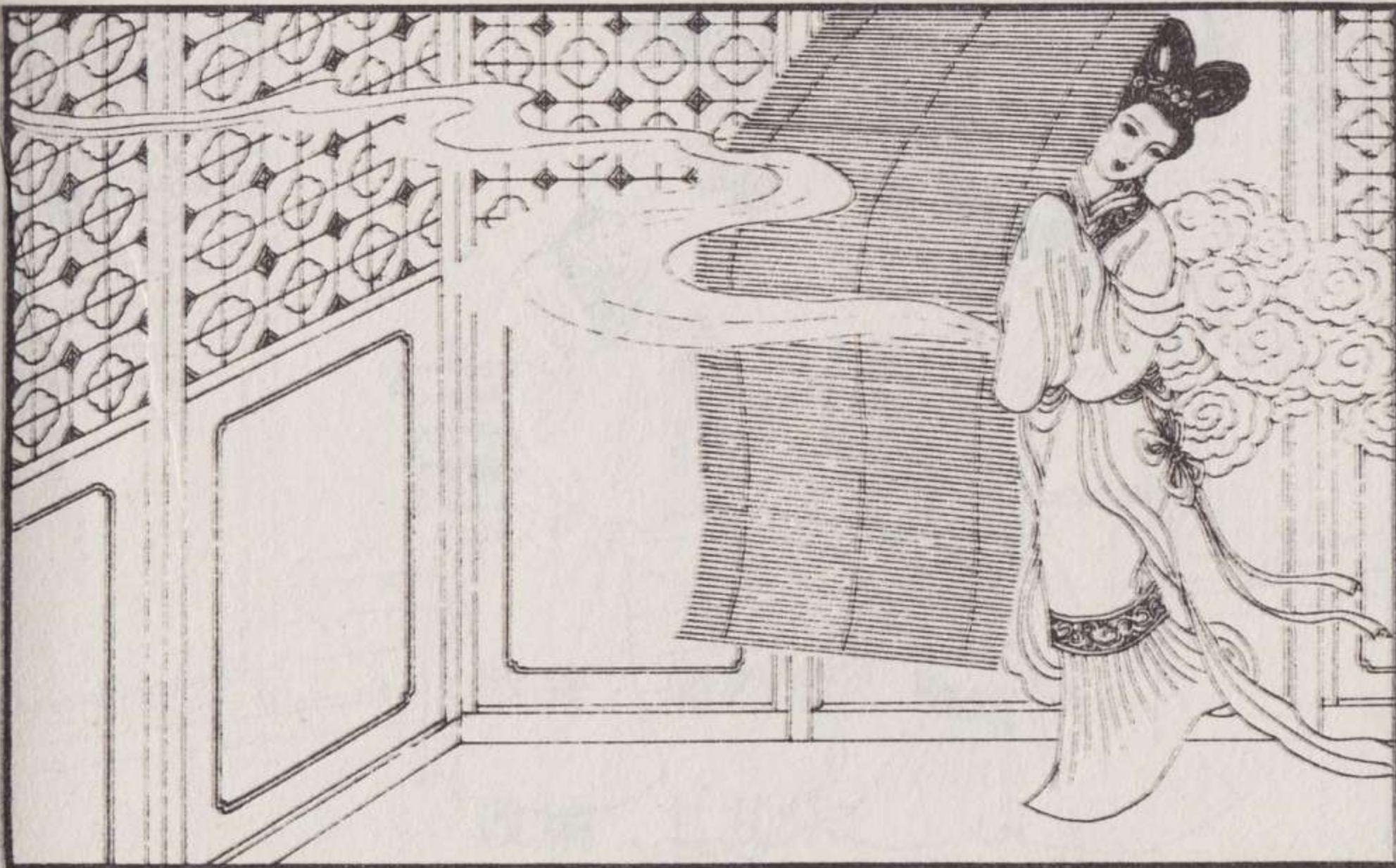
(92) 一天，小谢从邻居家回来，蔡生一见，吃惊地站起来急跟上去。小谢侧身躲进房里，心里非常恼怒，认为这人太轻薄，对她很不尊重。



(93) 蔡生去见陶生，说：“有件事很使人吃惊，可以告诉你吗？”陶生问他是什么事？蔡生答道：“三年前，小妹夭亡，第二天夜里，忽然失其尸体，至今心中疑惑不解。刚才见到夫人，她的容貌与小妹何其相似？”



(94) 陶生笑道：“拙荆生在穷乡僻壤，长得丑陋，怎能与令妹相比？然后既是同年，情同至戚，何妨叫她出来一见。”说罢，便走进内室。



(95) 陶生把这事告知了小谢，并要她借蔡妹之尸还魂时
蔡妹穿的衣裳寻出来，穿了出去见蔡生。



(96) 蔡生一见，大惊道：“真是我的妹妹呀！”拉着小谢的手大哭起来。



(97) 陶生将此事的本末情由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蔡生。蔡生大喜道：“原来妹子未死，我要赶紧回家告知父母，好使他们得到安慰。”说罢，便辞别陶生夫妇而去。



(98) 过了几日，蔡生带了一家老小都来了，陶生夫妇殷勤接待。当时，小谢便认了父母，陶生也认了岳父母。后来两家往来一如与郝家那样。

聊斋故事选(五)

原著 蒲松龄 改编 钱兴凤 赵吉南 等 绘画 陆小弟 陆 晟 等 封面设计 范生福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无锡市锡沪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16 8/16 1994年1月 第1版 1997年1月 第4次印刷 印数 25000—3500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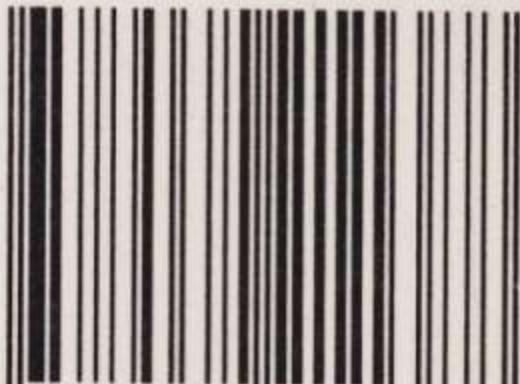


沪新登字102号



谈鬼说狐 奇闻异事
曲折离奇 引人入胜

ISBN 7-5322-1138-X



9 787532 211388 >

ISBN 7-5322-1138-X/J · 1075
定价： 13.50 元